新刻全像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卷之七

二南里人　編次

三山道人　繡梓

第三十一回

姜金定三施妙計　張天師淨掃妖兵

詩曰

儒人羊角碧霄中　紫氣真人獨長雄　丹洞朱旛搖斗極
翠華玉輅駕洪濛　凌虛慣掠鈞天樂　舒嘯長披閶闔風
為惜門徒姜氏女　錦囊三計妙無窮

却說元帥請問國師這個水牛出陣。是甚麼緣故。國師道。貧僧有所不知。但問天師。便知端的。元帥轉身就來拜問天師。天師道。這水牛不為大害。元帥道。怎見得不為大害。天師道。是貧道袖占一

西將倔彊絞兎營成三窟巧

姜金定三施妙計



南兵變化遊龍平展一天神



課。占得是個風天小畜。所畜者小。何大害之有。元帥道。昨日狼牙棒張千戶小將軍王應襲。兩個出馬。偏傷的是狼牙棒。這是個甚麼緣故。天師道。這是偶不。有個甚麼緣故。元帥道。天師不棄肯出一陣麼。天師道。萬里遠來。豈憑閑散。既承元帥嚴命。貧道郎行好一個天師。說一聲行。即時左右擺列着兩桿飛龍旗。兩邊旗下擺列着神樂觀樂舞生。朝天宮道士。中間擺列着一桿皂纛々々之上寫着一行金字。皂纛之下。坐着一個天師。一口七星劍。一疋青鬃馬。竟出陣來。只見荒草坡前。真個是擺列着千百頭有頭有角有皮有毛有蹄有尾。黑婆々的水牛。一頭牛背上一個小娃々。一個娃々手裏一条絲鞭。姜金定坐在馬上。罵。丟々々。喝聲走。牛就走喝聲快。牛就快。天師見之。心裏總要想個主意。只見姜金定口裏連喝連喝。那些牛就連跑連跑。一直跑過陣來。天師看見這些牛

只要奔他連忙的把個七星劍望空一撇那一口劍吊下來只傷得一頭牛比不得傷了一員大將衆將驚潰敗陣這一頭牛傷與不傷其餘的牛那裏得知一性兒只是奔着皂纛之下姜金定又喝得狠這些牛又跑得狠正叫做個氷前刮雪火上澆油把個張天師奈沒何只得撇了青鬃馬跨上草龍騰空而起天師心裏想道這等一個陣頭却就輸着于他何以復命元帥即時劍頭上燒了一道飛符飛符未盡天上早已吊將一位天神下來你看他

鐵作幞頭連霧長　烏油袍袖峭寒生　噴花玉帶腰間滿
竹節鋼鞭手內擎　坐着一隻班斕虎　還有四個鬼　左右
相親

天師問道來着何神其神道小神是龍虎玄壇趙元帥不知天師呼喚有何道令天師道女將姜金定擺着妖邪裝成牛陣不知是

真是假。相煩天神與我看来。天神起眼一瞧。田復道。牛是真的。牛背上娃子是假的。天師道。就煩天神與我破来。趙元帥按落雲頭。喝一聲孽畜。何敢無礼。舉起鞭就是一鞭。若是每常間趙元帥這一鞭。饒你是個人。打得你無情妻嫂笑蘇秦。饒你是個鬼。打得你落花有意隨流水。饒你是個怪。打得你鬼頭欠下閻王債。饒你是個精。打得你楊花落地聽無聲。若是今日趙元帥這一鞭。打得就是個飛蛾撲火無頭面。惹火燒身反受灾。怎麼叫做惹火燒身反受灾。卻說趙元帥狠着一鞭。那些牛那裏怕個鞭。一齊奔着趙元帥。就是個衆大犢牛的一個樣子。趙元帥攢得沒奈何。跨了斑斕猛虎。騰雲而起。回復天師道。小神告退。天師道。怎麼連天神天將也不怕哩。趙元帥說得好。他一杭是個牛。那裏曉得個甚麼輕甚麼重。終不然我們也和他一般。天師道。多勞尊神。後會有請。趙元

師飄然而去。天師心裏想道。牛有千斤之力。人有倒牛之方。豈可坐視其猖獗。就沒有個處手。好天師眉頭一蹙。計上心來。即時回陣來謁元帥。元帥道。今日天師功展何如。天師却把個趙元帥的始末說了一遍。元帥道。似此天神也不怕。我和你將如之何。不如還去拜求國師罷。天師道。不要慌張。貧道還有一事奉禀元帥。元帥道。但說不妨。天師道。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個牛我和你還不知他的根脚。故此不得其欵。元帥道。却怎麼得他的根脚。天師道。須煩元帥傳下將令。差出五十名夜不收。潛過彼陣。細訪一番。得他的根脚。貧道纔有個設施。元帥道。這個不難。即時傳下將令。差出五十名夜不收。前往金蓮寶象國。体探這水牛陣上的根脚。許星夜回報。毋違。夜不收去了一夜。直到次日天明時候。纔到帳前回話。天師道。這牛可是真的麼。夜不收說道。牛是真的。

只有牛背上的娃子。都是姜金定擺弄得是假的。天師道這牛是那裏來的，夜不收道這牛是個道地耕牛。天師道既是道地耕牛。怎麼有如許高大。夜不收道原種是人家的耕牛。其後走入沿海山上，自生自長，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千傳萬年深日久，種類既繁。形勢又大。約有一丈二三尺高。頭上一雙角。有合抱之圍。身強力健。纔是水牛。都叫做個野水牛。天師道怎麼遣得他動。夜不收道都是羊角道德真君錦囊計。姜金定依計而行。故有此陣。天師道這牛遭番擯住一個人。是個甚麼術法使的、夜不收說道不干術法使的。原来這個野水牛本性見不得穿青的。若還見了一個穿青的，他畢竟要追趕他。他畢竟要抵觸他。不是你便是我直至死而後已、三寶老爺聽了。大笑一聲說道原来有此等緣故。昨日狼牙棒喫虧。狼牙棒是青。今日天師受虧。天師皂袍是青。趙元帥受

戲趙元帥又是青哎原来穿青的惧皂馬公在傍邊說道只聞得穿青的護皂那有個穿青的惧皂三寶老爺道為了穿青受了戲郤不是穿青的惧皂天師道不消取笑待貧道出去轟他来今番天師不用飛龍旗不用皂纛不用青鬃馬只是自家一個披髮跣足仗劍步罡如真武之状高叫道潑賤婢敢駕得畜牲裝你的門面姜金定看見天師隻身獨自他就起個不良之意口裏念上聒聒喝一聲走那些牛就走喝一聲快那些牛就快連喝快遞喝快那些牛連跑遞跑又奔着天師面前来天師拿定了主意收定了元神竟往海邊上走姜金定只說天師又要敗陣急忙的喝着牛来天師到了海邊上跨上草龍早已轉在水牛後面令牌一擊猛空裏耀眼爭光一個大閃電轟天劃地一個响雷公那些水牛打急了只得下水就把些野水牛一齐在海裏面去了水面上無萬

紙剪的小娃々。天師令牌又擊了兩擊。那雷公又在海水面上撲蓼々的又响了幾响。直响半日。天師收下令牌。却纔住了。可憐這些野水牛活々的水葬功果。却說姜金定看見雷公電母。地覆天番。纔曉得不是對頭。一道火光入地而走。天師劒頭上燒了飛符。早已有個天將趕向前去。活捉將来。一直解上中軍寶帳。元帥老爺罵道。潑賤奴。敢如此倔强。費我們精力。叫聲旗牌官。推轉轅門外梟首示衆。旗牌官禀說道。前番是他刀下走了。今番須得天師與他一個緊箍子呪。小的們纔方下手得他。天師道。也不消緊箍子呪。只問他肯皈不肯皈。就是馬公道。天師差矣。天下人豈有個自家肯皈之理。天師道。王者之師。順天應人。須得他肯皈纔是個道理。三寶老爺心上就明了。問說道。你那潑賤婢。可肯皈麽。姜金定說道。國王之恩未報。殺父兄之仇未伸。怎麽肯皈。天師道。我

讀得你還有兩個錦囊計。不曾行得。故此不肯心死。姜金定說道。是是天師道。你再行了那兩個錦囊計。心可死麼。姜金定說道。到了計窮力盡。心自是死的。天師道既然如此。且放他回去罷。元帥說道。放他去罷。姜金定得命而去。馬公道。這都是些匹夫之勇。婦人之仁。怎麼下得海。取得番。天師說道。老公豈不聞七擒七縱之事乎。馬公道。七縱還不打緊。七擒卻也有些難處。天師道。都在貧道身上。道猶未了。藍旗官報說道。姜金定又擺了有千百頭水牛在荒草坡前又來討戰。只是今番的水牛。比前番不同些。元帥道怎見得不同些。藍旗官說道。前番的水牛小。今番的水牛大。前番的水牛矮。今番的水牛高。前番的水牛兩隻角。今番的水牛一隻角。生在鼻梁中間。前番的水牛有毛。今番的水牛有鱗。前番的水牛走。今番的水牛飛。前番的水牛是旱路。今番的水牛上山如虎

入海如龍却有這些不同處馬公道這就是舊時的水牛閂在水裏改變了些天師道那裏有個再生之理馬公道若不再生怎麼又來出陣天師道這不定水牛元帥道怎見得不是水牛天師道老大的不一様這決又是個甚麼野牛馬公道不論家牛野牛都在天師身上天師道貧道即時收服他來元帥道多勞了天師道説那裏話即時披髮仗劍步行而出只見荒草坡前果真有千百頭野物姜金定坐在馬上又是這等撮撮弄弄天師心裏想道我雖是龍虎山中第一家的人品却不曾到這個海外却不能办這些野獸心裏又想道也罷全憑我這護身霹靂雷公手那怕他頭角崢嶸異様人心裏想定了却叫道那潑賤婢又弄個甚麼當來姜金定道這不是弄喧這都是俺本國道地兵天造地設的怎麼就服輸於你天師道你叫他過來就是姜金定説道今番却不讓你

你那時休悔天師道我祖代天師的人說個甚麼反悔字兩你只管叫他過來天師站定了姜金定手裏拿着一条絲帶兒掣一掣叫一聲長那絲帶兒就長有三五丈長猛地裏一聲鞭響只見那一羣牛平地如飛竟攢着天師的金面天師就還他一個雷公劃喇一聲響那些牛竟回本陣而去姜金定又是一鞭一聲響那些牛又奔過陣來天師又還他一個雷公劃喇一聲響那些牛又奔回陣去天師心裏想道這還不是個結果竟望海邊沿上走那些牛又飛提將來天師跨上草龍轉在牛背後猛地裏一個雷公劃喇一聲響那些牛竟奔下海而去天師只道還是前番的故事水面上又還他一個雷公劃喇一聲響那些牛反在水裏奔上崖來崖上一個雷公他就在水裏水裏一個雷公他就在崖上天師看見沒有個亂手只得跨上草龍而去姜金定高叫道天師你今番



張天師爭掃妖兵

道力宏施為問何如司馬法



鑾烟淨掃應知不羨水犀軍

服輸於我也。天師大怒，罵說道：今後拿住你，若不碎尸萬段，誓不為人。姜金定說道：你拿得我住，你不碎尸。張天師恨了兩聲，竟歸中軍寶帳。三寶老爺道：今日出馬何如？天師道：今番不是個牛，故此不好下手。老爺道：怎見得不是個牛？天師道：他真是個上山如虎，入海如龍，那裏有這等個牛來？老爺道：卻怎麼處他？天師道：要處置得他，須還是夜不收過去打探一個詳細纔好。老爺道：既要打探，不可遲疑。即時差了五十名夜不收。五十名夜不收即時回話。天師道：這陣上可還是個牛麼？夜不收說道：前番野水牛湙湙已盡，今番卻不是他了。天師道：是個甚麼？夜不收說道：就是本國地方上所出的，形如水牛，約有千斤之重，渾身上不長牛毛，俱是鱗甲紋癩瘤，有二哈，快捷如飛，頭有一角，生于鼻梁之上。天師道：以此說來，卻不是個犀牛麼？夜不收道：便是犀牛。天師道：那妖婦怎

廣遺侍他動夜不收說道又是羊角道德真君第二個錦囊計著金定只是依計而行天師道只見這個犀牛也不至緊三寶老爺道天師你也曾認得他麽天師道但不曾看見書上却有他老爺道書上說他好麽天師道其角最好大抵此為徼外之獸狀如水牛猪之頭人之腹一頭三角一孔二毛行江海中其水自開故此昔日桓温燃其角立見水中之怪其角有衆文者貴有通天文者孟貴古詩有云犀因望月紋生角象被驚雷花入牙即此之謂也老爺道此今的只是一角却是何如天師道或云一角為雄又名兕上野牛也老爺道天師既如此稔熟怎麽又要人去體探天師道耳聞不如目見況兼為將之道三軍耳目所關敢強不知以為知倘若所言不當惑亂軍情貽禍不小老爺道天師慎重如此不枉了與天地同休只有一件這如今怎麽贏他天師道貧道自有

個羸他之法道猶未了。藍旗官又來報道牛陣擺圓鳥女討戰天師即時起身。轉到玉皇閣上收拾了一遍。也還是披髮也還是跣足。也還是仗劍。也還是步行。姜金定見了天師便高聲叫道好天師你枉了那披髮跣足不如早些投降。免受刀兵之苦。天師大怒罵說道潑賤婢敢開大口。敢說大話。你再叫你那些畜牲來姜金定一鞭那些犀牛一湧而來天師一雷。那些犀牛一湧而去姜金定又一鞭那些犀牛又一湧而來。天師越看他的來勢照舊的佯輸詐敗望海邊上走那些犀牛照舊的趕將來天師照舊的跨上草龍却轉在犀牛之後一個雷響。一陣大風一天都是朱頭黄尾百足扶身的蜈蚣虫兒奔那些犀牛身上而去那些犀牛見了蜈蚣虫。就是指頭兒樣上了雙鐵鎖。不是知音不得開一個上都鎖刊犀牛的鼻頭裏面去了。犀牛鎖不過望海裏一跑望崖上一跑

跑了幾跑，把個終生混那潮頭上那曾得角上通天錦纏紋張天師跨在草龍之上。只是好笑姜金定還不解其意，還指望犀牛陣來取勝。直至半晌半晌，不見起來，心裏卻纔有些慌張，番身就走。天師高叫道：番奴那裏走！劒頭上一道飛符，早已把個姜金定又捉將來了，解上中軍寶帳。三寶老爺說道：多謝天師道力，成此大功。馬公道：這蜈蚣可是真的麼？天師道：是真的。馬公道：那裏有這此真的？天師道：這是安南國地方所出，其長有一尺六寸，其濶有三寸五分。其皮鞔鼓，其肉白如葫蘆，交人製為肉脯，其味最佳。馬公道：既在安南國，怎麼得他過來？天師道：是貧道燒了飛符，遣下天神天將，着落當方土地之神，驅他過來的。老爺道：曾甚麼蜈蚣。叫旗牌官過來。旗牌官即時號着，老爺道：把這潑妖婦押出轅門外。即時梟首。天師道：你今番卻心死也。姜金定道：心還不死。天師

道我再放你去罷。姜金定說道再放我去再拿我來那時心卻死迭。三寶老爺大怒說道這等一個小夷女。敢如此展轉費我南軍。咬得牙齒只是鞴叮上上啊。張天師念動了紫籠子呪旗牌官動手細縛起來。姜金定還說道我今日死也眼不閉我就做鬼也還要和你做一場。一時間押赴轅門之外。一刀兩段。叚得一個美女頭來。三寶老爺分付仔細看他的尸首。不要又學前番走了人旗牌官稟說道今番再無差錯。明明上的細着。明上的砍頭明明上的兩段再無異法。老爺道既如此把他的頭掛在哈密西關之上令其國人好看。把他的尸骨。放火燒了。他寔令已出。誰敢有違。即時掛起他的頭放在哈密西關高竿之上。即時把他的尸骸放起火來燒化。只見火焰之中。端端正正坐着一個姜金定。只是沒頭。只是不會講話。三寶老爺心上儘有些兒疑。馬公道這賤婢到底死得

有些心不服王爺道到依天師說再放他去再拿他来他心就些老爺道事至于此悔之無及任從他来天師道疑心生暗鬼再不可講他各自散罷果真的各人散帳夜至三更只見這裏也吆喝那裏也吆喝船上也吆喝營裏也吆喝明日天早二位元帥老爺坐了中軍帳上問說道夜來為着甚麼事各處裏吆喝船上軍人都說道夜至三更滿船上都是火光火光之中有許多的婦人頭進到船上来滚出滚進口裏說道寃枉鬼要些甚麼咽作營裏軍人說道夜至三更滿營裏都是火光火光之中有許多的婦人頭進到營裏来滚上滚下口裏說道寃枉鬼要些甚麼咽作老爺心裏想道這事却有因不好難為這些隊伍只分付道今後不許吆喝如違軍令施行衆軍退去馬公說道偏軍伍中有鬼偏我們這裏没鬼這都是妄言禍福搖動軍情依律該斬王爺道怎麼這等

說寃魂怨鬼於理有之只是各人謹慎些就是到了第二夜那些一個頭的鬼單在馬公營裏出的出進的進上的上下的下約有數百之多馬公〻拿起一張刀來砍過左右邊的頭又來了砍向前後邊的頭又來了把個馬公諕得魂飛魄散諸天外一夜無眠到五更巴不得到天明竟到中軍帳上起訴二位元帥老爺〻〻太怒說道敢有此等妖魔即時分付旗牌官取下姜金定的頭來把火燒了一會兒取過頭來一會兒起火燒了只見火焰之中端〻正〻站着一個姜金定的頭只是沒有身子口〻聲〻說道我死也不甘心我夜間還要來尋你也二位元帥聞之心上有些不悅請教國師國師道善哉〻〻這個殺人的事貧僧不敢聞命二位元帥又去請教天師天師況思了一半晌不開言王爺道天師不肯開言還有些甚麼見教天師道這個來踪去跡都有些蹊蹺莫不

然還是姜金定不曾死，攝甚麽鬼情。王爺道：「兩次焚燒之時，俱有怨魂結彔，豈有不曾死之理。」三寳老爺道：「死之一字，再不消疑，只說這個单頭鬼把怎麽處？」他天師道：「不得其根，從何處下手？」老爺道：「今日之事，譬如醫者，緩則治其本，急則治其標。」天師道：「貧道送過符來，各人貼在各人舡上，且看他何如。」老爺道：「這個有理。」天師送了符，用了印。各官接了，各官貼着；各營接了，各營貼着；各船接了，各船貼着。都說是天師的符水，豈有個不靈驗，都說是甚麽鬼再敢來侵欺。那晓得夜至三更，仍舊是這些婦人的頭，滚出滚進，滚上滚下。莫說是衆軍士的船上，就是天師的船上也有，就是國師的船上也有。莫說是衆軍人的營裏，就是都督營裏也有，就是先鋒營裏也有，就是元帥營裏也有。把個天師的符一口一張，百口百張，只當個耳過風相似。這一夜有五更天，就喫這個婦

人頭炒了四更半。到了明日天早。你也說道鬼。我也說道鬼。國師老爺說道怎麼只要殺人。致使得這個怨鬼来炒人。王爺道分明是個心不死。以致作祟生災。馬公道莫說是西番人利害。就是西番的鬼也利害。三寶老爺說道這個閑話不要講他。只說是這如今把個甚麼法兒治他。就是天師道。我心上終久有些犯疑老爺道。但憑天師就是。天師道貧道自有個處置。劍頭上一道飛符。天上即時吊下一位天將。天師道来者何神。其神應聲道。小神是龍虎玄壇趙元帥。適承天師呼喚。不知有何道令。天師道。此中有一個婦人頭。到我南軍營裏作炒。已經三日。不知是何妖術相煩天將看来。趙元帥騰雲而起。即時回復道這個婦人頭原是本國有這等一個婦人。面貌身體俱與人無異。只是眼無瞳仁。到夜来撇了身體。其頭會飛。飛到那裏。就要害人。專一要喫小娃上的穢物。

小妹上受了他的妖氣命不能存到了五更鼓其頭又飛將回來合在身子上又是個婦人天師道這叫做個甚麽名字趙元帥道這叫做個屍致魚天師道豈有這等的異事趙元帥道天師是漢朝真人豈不聞漢武朝有個因墀國使者說道南方有屍解之民能使其頭飛在南海能使其左手飛在東海能使其右手飛在西海到晚來頭還歸頭手還歸手人還是一個人雖迅雷烈風不能壞他即此就是這屍致魚天師道他怎麽飛到我這營裏來趙元帥道這又是羊角道德真君第三個錦囊計姜金定依計而行天師道原來姜金定不曾死趙元帥道現在那裏念呪燒符今夜又要把這屍致魚來相害原來姜金定有五國三出之法死而不死那些冤魂結象都是假的天師道何以破之趙元帥道這個頭只是不見了原身不得相合即時就死破此何難天師道多勞了天

將請便罷趙元帥去了。把個三寶老爺嚇得口裏只是打噴噴說道天師如此神見果真還是姜金定撮弄的鬼情這場是非還在天師身上。天師道貧道謹領只是今夜都不要吆喝。待貧道處置他謫議已定。夜至三更。果真的那些婦人頭又來了。只見四下裏唧唧噥噥。雖是不敢吆喝天師早已知其情。即時劒頭上燒了五道桃符即時五個黃巾力士跪着面前聽使。天師道時耐此中有一班屍致魚飛頭侵害我們軍士你們五個人按五方向坐。把他們原身都移過了他的。遠則高山大海近則臨巷幽巖務令他不得相合。方纔除去得這個妖魔之害。五個黃巾力士得了道令。即時飛去各按各人的方位各移各人的屍骸復命已畢。天師運起掌心上的雷來劃喇喇一聲响半夜三更。就如天崩地塌一般相似諒你就是個大膽英雄也要喫了一嚇莫說是這些婦人頭

有個不惧怯之理一時間盡情飛上去盡情飛去不至緊那裏去尋個身子来相合。天師早知其情。叫聲黃巾力士何在。即時五個力士跪在壇前。天師道你們五個人還按五方向坐把那些婦人頭穿做一索兒来見我到了明日天早。天師請過二位元帥。二位先鋒。各營大都督。各哨副都督。會集帳下。叫黃巾力士提過頭来。只見一個力士提了一串。五個力士共提了五串。每串約有百十多個果真是一個婦人頭。只是眼珠兒上沒有瞳人。中軍帳外堆了幾百個頭好怕人也老爺道此中出這等一個怪物。好利害哩。王爺道多虧天師道力。謝不能盡。馬公道還有妻金定相煩天師處置他一番天師道貧道自有分曉不知天師是個甚麽分曉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徼外稱臣擲海有波堪洗甲

軍前納貢跨江無地可投鞭



金蓮寶象國服降　寶童龍國王納款

詩曰

洞門無鎖月娟娟　流水桃花去杳然　低昄湖峯烟數點
高攢蓬島界三千　雲中雞犬飛丹宅　天上龍蛇護法筵
為問西洋多道力　笑收妖婦曉風前

却說馬公道還有姜金定是個禍根相煩天師一總結果了他也罷。天師道這都在貧道身上。三寶老爺說道且先把這些頭安頓在那裏纔好。天師叫聲黃巾力士何在。只見五個力士跪在面前。天師道你們把那些頭送到長流水裏去罷。五個力士齊齊的答應道一聲。即時把這五個頭一人一串攜將出去遠遠的送到大海中央。五個力士又來復命。天師道還有一樁事。相煩你五位衆力士說道悉聽道令。怎敢有違。天師道此中有一個女將姜金

定義話五圖三出善駕三丈騰雲我今日要拿他你們與我出這一力。五個力士說道但憑分付。天師道你們五個人伏在五方隨他圍在那方。那方力士即時活拿他来。各要用心有功之日明書上清。分付已畢。只見藍旗官報說道所有姜金定单刀疋馬在于沿海邊上追尋那些婦人頭天師道這妖婢今日自送其死好天師跨上青鬃馬馳驟而出望見姜金定喝聲道潑賤婢那走姜金定未及四言天師劍頭上早已燒了一道飛符。早已有個天將捺將姜金定過来解上中軍宝帳三宝老爺說道這等一個小了頭原来一肚子都是些金蟬脫殼天師道今番是個枯樹盤根動不得了。王爺道還是個推車上嶺走不得了。馬公道還是個隔山取火討不得了。姜金定自家說道我今日還是個倒澆蠟燭由不得了。三宝老爺罵道油嘴。有這些講的叫旗牌官来把他就綁在我

這面前一刀刀的細細剮來。一根根的骨頭細細拆來看他走到
那裏去姜金定說道縱然萬剮我此心不死也難天師道你既然
此心不死再放你回去何如。姜金定說道你若再放我去再捉我
来。我却心死。天師道只捉你一轉。不見我的手段昔日諸葛亮七
縱七擒纔是個漢子。我今日也放你七轉你心下何如。姜金定說
道若能七縱七擒我却死心踏地。天師道元帥且放他看他走到
那裏去。老爺道現鍾不打。又去煉銅。拿過來剮了他罷天師道但
放他去不妨。他走到那裏去。老爺道既然天師高見悉憑尊裁天
師道姜金定你去罷姜金定纔方去了。不及半晌只見一個紅臉
力士一手揪着頭一手拎着腳。一擻擻到中軍帳上来天師喝聲
道快走姜金定轉身就走走將去了。不及半晌只見一個青臉力
士。一手揪着頭一手拎着腳一擻擻到中軍帳上来天師又喝聲

道快走姜金定轉身又走〻將去了不及半晌只見一個黑臉力士。一手揪着頭一手拎着腳一攛〻到中軍帳上来天師又喝聲道快走姜金定扒起来又走〻將去了。不及半晌只見一個白臉力士一手揪着頭一手拎着腳一攛〻到中軍帳上来。天師又喝聲道快走姜金定扒起来又走〻將去了。不及半晌只見一個黄臉力士一手揪着頭一手拎着腳着實的一攛〻將来這一攛不至緊把個姜金定跌得兩腿風麻觔力倦渾身酸軟骨頭酥天師又喝聲道快走姜金定慢〻的扒將起来說道我今番不走了。天師道先說了七縱七擒這總走得五轉怎見得我的手段姜金定說道今番我已心死了嘗你甚麼七縱不七縱天師道你既心死可將去梟首罷姜金定說道我如今是個凡上肉任君剮怕甚麼梟首哩天師道我這裏不殺你〻與我立一項功来你心下何如。

姜金定道但分付就是天師道你回去報與你的國王你可肯麽。
姜金定說道既蒙不殺之恩自當前去夫復何辭但不知天師意下何如天師道我這裏別無他意只要你國王一封降書投于俺元帥一封降表奏上我南朝天王倒換通關牒文前往別國當問有我南朝傳國玉璽沒有有則作急獻来沒有便罷再次之前日沙彥章失陷在你國好好的送上来此外再無他意姜金定說道諸事可依只是甚麽傳國玉璽俺們並不曾聽見這是沒有的天師道沒有的便罷你快去快来回話姜金定抱頭鼠竄而去見了國王國王道姜將軍你連日之戰何如姜金定說道非干小臣之罪怎奈南朝来的將勇兵強我們不是他的對子況兼那個天師果真的駕霧騰雲驅神遣將十分利害還有那個國師懷揣日月袖脹乾坤斬將搴旗不動聲色直至于此臣力竭矣無可奈何當

王道只是辜負了愛卿姜金定說道臣之父兄死在南朝臣之父敗在南朝臣之力量盡于今日惟願我王早賜一刀臣死瞑目番王道怎麼說個死字俺的江山社稷全賴愛卿扶持姜金定說道臣無力可施怎麼扶持得社稷番王道天下事不武則文不強則弱為今之計何以退解南兵姜金定說道還有左右丞相小臣怎敢擅專番王道是我不合監禁了左右丞相今番却怎麼轉灣姜金定說道事勢至此不得不然急宣丞相進朝遲則不及番王即時傳一道飛詔急宣左右丞相進朝所有總兵官一體什放照舊供職左右丞相見了番王番王道是俺不聽忠言又悔之無及今日要降書降表送上南朝又要倒換通關牒文前往別國須在二位丞相身上左右丞相說道這纔是個道理只還有一件來番王道還有那一件丞相道獻上降書須要粮草備緘獻上降表須

要此寶貝進貢番王道這個不難但有的都奉上去就是姜金定說道前日陷陣的千戶沙彥章先要送去番王道便先送去即將姜金定送過千戶沙彥章跪在中軍帳下磕頭謝罪三寶老爺道辱國之夫何顏相見待你以不死此後立功自贖道猶未了藍旗官報道金蓮寶象國左右丞相見左丞相李鎮龍帳前相見手裏捧着一封金字降表口裏說道小臣國王多多拜上元帥所有金字降表一封相煩進上天朝朱皇帝駕下外土產不腆之儀共成抬扛聊充進貢另具草單奉覽畢老爺分付中軍官安奉表章分付內貯官收下土產分付旗牌官接上草單來看只見草單上開載的都是些道地寶貝

計開

寶母一枚　每鏡一隻　六火珠四枚　登水珠十枚　辟[illegible]

犀二根　象牙簟二床　吉貝布十疋　奇南香一箱　白鸛
香一箱　千步草一箱　雞舌香一盤　海東一盤　如何一
盤

三寶老爺看了草單。滿心歡喜。問說道這些寶貝。可都是你本國所出的麼。左丞相字鎮龍說道。俱是本國土產。老爺道這些寶貝你都識得麼。丞相道。都是識得的。老爺道寶母是個甚麼。丞相道。寶母就像一塊美石。每月十五日晚上置之海邊上。諸寶畢集。故此叫做寶母。老爺道海鏡是個甚麼。丞相道海鏡如中國蚌蛤一船相似。腹中有一個小小的紅蟹子。假如海鏡飢。則蟹子出外拾食。蟹子飽歸到腹中。則海鏡亦飽。其殼光可射日。故此叫做海鏡。老爺道大火珠是怎麼。丞相道這珠徑寸之大。渾身上是火。日午當天。珠上可燎香爇紙。暮夜持之前後照車千乘。故此叫做大火

珠。老爺道。澄水珠是怎麽。丞相道。此珠亦有徑寸之大。光瑩無瑕。投之清水中。杳無形影。投之濁水中。其水立地澄清。澄徹可愛。故此叫做個澄水珠。老爺道。辟寒犀是甚麽。丞相道。辟寒犀是本國所產的。犀牛角。但此角色黃。如金子之狀。用金盤盛之。貯于殿上。煖氣烘人可愛。故此叫做辟寒犀。老爺道。象牙簟是甚麽。丞相道。象牙簟就是象牙抽成細絲。織之成簟。睡在上面。百病俱除。土名象牙簟。老爺道。吉貝布是甚麽。丞相道。吉貝是柯樹。其花成時。如鵞毛之細。抽其緒。紡之成布。染以五色。文采燁然。土名吉貝布。老爺道。奇南香是認得他。白鶴香是甚麽。丞相道。白鶴香是長成的一柯樹。旁開來片片是香。燒在爐中之時。其烟直上。結成一對。一對的白鶴冲天。故此叫做白鶴香。老爺道。千步草是甚麽。丞相道。千步草也是土產的。其性本香。用之佩在身上。香聞千步之遠。故

此叫做千歲棗老爺道雞舌香是甚麼丞相道雞舌是個樹名其樹辛辣禽獸俱不敢近至四五月間開花花熟之時隨水出香其醸花而成者咎含之毛髮俱是香的故此叫做雞舌香老爺道海棗是甚麼丞相道海棗之樹如中國栟櫚之狀其樹五年一度開花五年一度結實實如瓜大味最甘美土名海棗老爺道如何是甚麼丞相道如何亦是海棗之類其形似棗其大有上尺長三尺圍其樹九百年一結實人生一世不曾看見他開花如何結實如何故此叫做個如何老爺道我大明朱皇帝駕下原有個傳國玉璽却被元順帝白象馱之入于西洋不知可在汝國麼丞相道並不曾看見有甚麼南朝玉璽有則即當奉還不敢隱匿自取罪戾未便老爺道請坐轅門外再當轉敬左丞相已出右丞相田補龍相見帳下手裏捧着一封降書說道俺國王多多拜上元帥具有

隆書一封奉覽。三寶老爺分付旗牌官接過書來。拆開讀之。書曰
金蓮寶象國國王占巴的賴董再拜奉書于
大明國統兵招討大元帥麾下。竊聞天子者。受天之命。為天之
子。內主中國。外撫四夷。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
隆。莫不尊親。ムム僻處西戎。罔瞻冠服。致干天怒。爰示旌旗。覆天
載。鬼識生成之有自。冰霜櫛雪。知收斂之無遺。偉具犬馬之知。
敢肆蝮蛇之毒。敬將書幣。用展精扰。求作外藩。時輸内貢。矢心
靡一。誓無二三。伏乞高明俯垂攏鑒。ムム不任戰慄惶惧之至。拜
月日占巴的賴再頓首書
元帥覽書已畢。說道知道了。右丞相說道。番國國王別具禮儀。奉
犒元帥麾下。列位軍長。伏乞一併收下。元帥道。是甚麼物件。右丞
相道。且有小單恭覽。元帥分付旗牌官。拿上来看着。只見單上

黃金一千兩　白金一萬兩　活猪三百口　活羊五百牽
活雞一千隻　鮮魚五十担　醃魚一百担　稻米五百担
柴草一千担　椰子十担　西瓜甘蔗各五十担　波羅蜜
蕉子各十担　黃瓜葫蘆各五十担　葱蒜各十担　檳榔
老葉十担　咂瓮酒二百尊

元帥看了單，說道太多了些。右丞相道：僻國土小民貧，毫無所出，此不足為敬，聊具軍中一餉而已，伏乞笑留。元帥道：多謝了。我且問你這裏有雞，可有鵞鴨麽？丞相道：小國不出鵞鴨，就是雞至大者不過二斤，腳高寸半，或二寸為止。但雄雞則耳白冠紅，腰矮尾聳，人拿在手裏，他亦啼，最是可愛。老爺道：這果子蔬菜可都是本國出的？丞相道：是本國出的，果品還有梅子，味酸不敢獻上。小菜



日麗風和萬首來須懸大纛

賓童龍國王納疑



天高地厚蠻腰應自舞穹廬

還有冬瓜，還有芥菜，非其時，不得獻上。老爺道：稻米可是本國出的？丞相道：是本國出的。此米粒細而長，色多紅，少白。大小麥俱不出。老爺道：這酒怎麼叫做咂甕酒？丞相道：此酒初然以飯拌藥封于甕中，俟其自熟，欲飲，則以長節小竹筒長三四尺者，插于酒甕中，賓客圍坐，照人數入水，輪次咂飲，吸之到乾，再入水而飲，直至無酒味而止。元帥道：你國中文字何如？丞相道：椎魯之徒，何文字之有？書寫尋閒沒有紙筆，用羊皮捶之使薄，用樹皮薰之使黑，摺成經摺兒，以白粉寫字為記。元帥道：你國中歲月何如？丞相道：我國中無閏月，以十二月為一年，晝夜各分五十刻，用打更鼓者記之。元帥道：你國中刑罰何如？丞相道：我國中刑罰，其罪輕者，用四個人攙伏于地，藤杖鞭之。其罪當死者，以繩係于樹，用梭鎗齊喉而㦸其首。若故殺、刼殺者，以象踏之，或以鼻捲撲于地。犯奸者，男

女各入一牛以贖罪負國王物者以充抵于荒塘物充即出之若
爭訟有難明之事官不能决者。則令爭訟二人騎水牛過鰐魚潭
理屈者鰐魚出而食之。理直者雖過十數次魚亦不食元帥道國
中婚娶之禮何如。丞相道俺國中婚事。男子先入女家。成其親事
過到十日半月之後。男家父母。及諸親友用鼓迎之歸家。飲酒作
樂。元帥道國中吊賀之禮何如。丞相道百姓家不行吊賀。惟有國
王當賀之日。用人膽汁沐浴將領以下。俱獻人膽為賀弟不用中
國人膽相傳往年有用華人一膽者是日一甕之膽盡皆朽腐王
即病死故後來切戒之元帥道國王在位何如丞相道俺國ヒ王
大凡在位三十年者。即退位出家。令弟兄子姪權國王往東山持
齋受戒茹素獨居。呼天誓曰我先在位不道當為狼虎食之或病
死之若一年滿不死則再登王位復理國事國人稱呼為昔黎馬

哈刺托盖至尊至大之稱也。元帥道承款一番。三生有幸。一邊分付紀錄司登禮物簿。一邊分付軍政司收下禮物。一邊分付犒賞司安排筵席。大宴左右丞相及南船上將士是日裏歌聲動地鼓樂喧天正是

將軍出使擁樓船　江上旌旗拂紫烟　萬里横戈探虎穴
三杯灑酒舞龍泉　莫道詞人無膽氣　應知尺伍有神仙
火旗雲馬生光彩　露布飛傳到御前

宴罷之時。元帥傳下將令。即將南朝帶去的青磁盤一百面青磁荷碗三十筒紵絲共二十疋綾綃各二十疋回敬國王。又將燒綠琺珠二十掛真金川扇二十柄回敬二位丞相盡歡而散左右丞相回復番王番王大喜明日侵早左右丞相又来恭謁元帥說道番王多謝元帥活命之恩再差小臣特来相請敢請元帥進城

遊玩西番景致元帥道多〻拜上你的國王軍務在身不得相見只是年〻進貢歲〻稱臣足知相愛之至左右丞相已去元帥請過國師請過天師論功行賞須賞諸將有差一連住了三日國師道不可久住恐費此國錢粮元帥即時傳令收營拔寨盡歸宝船又令絞動刻車拽起鉄猫撦滿風篷開船望西而走只見一人一騎飛報而来藍旗官問道来者何人所報何事其人道俺本金蓮宝象國總兵官占的里便是今有本國三太子怨父王降順南朝私自領兵逃去國王俱怕前途有变罪坐不明故此先来禀過藍旗官報上中軍帳元帥道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免坐其罪占的里策馬而去宝船仍舊分為中左右前後四營左右前後四哨正行之時只見沿海岸上一人一騎又是飛跑而来高叫道宝船上聽禀藍旗官高聲問道你是甚麼人有甚麼事来禀其人高叫

道俺本金蓮宝象國然邏傒卒。海弟寧是也領俺國王欽旨。奉禀元帥得知此去不遠。就有一個小國叫做賓童龍國俺國王已差總兵官占的里領兵前去通知但遇宝船到彼之日即便進上隆書降表。不必倒換通關牒文不勞元帥費心費力。也見得俺國王内附之微誠藍旗官報上中軍宝帳元帥分付藍旗官回復他知道了。總兵官驟馬而去宝船正行之時。天色已晚中軍傳下將令落篷下猫權且安歇明早看風再行約至半夜。左哨上人馬嘈嘈襍襍。就像有個喊殺之聲。及至天明元帥未及查問只見左哨征西副都督黃全彦。擐甲金裝宣花鋼斧解上一班偷船劫哨的賊來元帥審問了一番。原來為首的就是金蓮宝象國國王的三太子。為從的有三十多名俱是些海賊馬公道這些賊既是情真罪當推他出去一人一刀。了結他罷。三宝老爺道三太子。你還思

你還怨生。三太子說道，事至于此，有死無二。老爺道：你見差矣。自古道：死有重於泰山，死有輕於鴻毛。你今日之死，為着那一件來？你若說道為臣死忠，我今日天兵西下，只要得你父王一紙降書，你社稷如故，你江山如故，這豈是為臣死忠？你若說道為子死孝，你父王安然為王，安然理國，既無幾諫，父無可斥，這豈是為子死孝。你既不為忠，你又不為孝，此是何論？原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三寶老爺這一席話，把個三太子說得啞口無言，滿面惶愧。老爺早知其意，又說道：我這裏看你父王之面，怎麼殺戮于下？叫軍政司取過麒麟胸背花補子員領一套來，賞與三太子遮蓋而回。三太子說道：既蒙不殺之恩，不勝感激，怎麼又勞重賜？此何敢當？老爺道：你受了去。今後穿此員領之時，你顧名思義，只可習文，不可習武。又叫軍政司取過青布海青三十餘件過來，賞與這些為從

的。自今以後，只許穿衣喫飯，不許海上為非。這一干人，磕頭謝賞而去。王爺道：「老公公今日之舉，恩威並至，王者制馭夷狄之道，無以踰此。」道猶未了，藍旗官道：「上面有一座山，頗多柴草。」禀過元帥，老爺放軍人上山樵採，以備前面不急之需。元帥許他樵採已畢，元帥問道：「上面是個甚麼山？」藍旗官道：「這個山與金蓮寶象國山地相連，山陡而頂方，頂上有一股飛泉，倒垂而下，如千丈瀑布之狀。頂上還有一塊石，如佛菩薩的頭，石上有四句詩，說道：

滾作彌陀石作身，　因貪海上避紅塵。
有人問我西來事，　點點靈言總是真。

詩後面又有一行字，寫着交洋下[illegible]靈山僧石。」以此觀之，是個靈山。元帥道：「上面可有民居？」藍旗官道：「民居稀少，結網為業。」元帥道：「上面可有土產？」藍旗官道：「上面有一樣藤杖，粗大而紋蹤芥可

愛次有檳榔蔞葉餘無所出元帥分付採辦已畢一齊開船船行之際每日順風一連行了五六日元帥問道前面又到那一個國土麼藍旗官道不見有個甚麼國土元帥道那報事的說前面不遠就有一個國怎麼還不見到哩藍旗官道行了這五六日只在一個山脚底下還不曾走得脫元帥道這是個甚麼山有如許的長大哩又行了一日纔離了這個山早已到了一個國來及收船之時只見占的小里領了一枝軍馬遠遠迎住稟道小將領了國王之命先來賓童龍國報他說道南膳部洲大明國朱皇帝駕下欽差二位元帥一位天師一位國師前來撫夷取寶所過之國俱要降書降表通關牒文倘有負固不服稱兵南嚮者誅其君滅其國毋赦現今賓童龍國上王已經親賫降書降表迎接天兵不勞元帥費心費力並此稟知道猶未了只見賓童龍國上王騎着一疋紅馬

張着一柄紅傘。前呼後擁。約有百十餘人。迤逞而來。藍旗官引上寶船相見元帥。二位元帥待以賓禮。國王不勝之喜。先遞上降表。元帥接下。交付中軍官安奉。次遞上降書。元帥接下。拆封而讀。書曰

賓童龍國々王的普哇拿牙再拜奉書于

大明國統兵招討大元帥麾下。側聞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明々天子。旣以一人而撫萬邦。渺々夷封。敢不以萬邦而戴一主。矧茲蕞爾。不敢肆猖狂。敬勤函章。用旌效順。望雲闕以翔魂。叩轅門而顛額。頻仰祈朗鑒。俯賜矜憐。ム無任戰慄恐懼之至。

元帥看書已畢。說道。書不盡言。足徵國王盛德。國王道。多謝天兵遠來。小國民窮財盡。無物可將。重以土儀進上天朝大明皇帝。元帥道。領了降表足矣。不必進貢。國王拿出一個硃紅匣兒來。匣兒

上面有把小金鎖々着。婁手遞與元帥。元帥接下。交付内貯官收說。國王又遞上一張草单。元帥展開看看。只見单上計開

龍眼杯一付　鳳尾扇二柄　珊瑚枕一對　奇南香帶一条

元帥道太厚了。國王道。禮物雖微。却有一段是取處。畢竟不知是個甚麽是取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三回

寶船經過羅斛國　寶船計破謝文彬

詩曰

翹首西洋去路賒　遠人爭覩逐皇華　一朝榮捧相如璧
萬里遥傳博望槎　玉節光搖驚海怪　繡衣分彩照紅花
還朝公子如相問　為說車書混一家

電閃旌旗草木盡知希雨露

宝船經過羅斛國



雷轟鼙鼓江山爭願借風雲



却說賓童龍國々王說道禮物雖微其中幸有一段妙處元帥道請教這一段妙處國王道這龍眼杯原是驪龍的眼眶子將来廂嵌成杯斟滿酒之時就起一段烏雲儼如眼裏的烏珠子一般隱隱約約最可人情這鳳尾扇本是丹山上取来的鳳尾巴緝之成扇看時五色成文搖動清風滿面永無頭疼眼熱之疾這珊瑚枕與衆不同用之枕頭夜夢靈驗隨意禱告吉凶禍福問無不知這奇南香帶與衆又是不同帶中間的小龍都是活的如遇風雷紛然有奮激之狀這却不是禮物雖微幸有些妙處元帥口口稱謝國王又叫聲小番再擡上土儀来元帥道怎麽又有土儀國王道還有些不腆奉充元帥麾下元帥道人臣無境外之交已蒙進貢厚禮足矣我們豈復有所私交國王道若無厚禮不過是小國土產奇南香各色花布而已元帥道是領盛情我們自公禮之外一

絲一線不敢私受國王敬的意思雖堅元帥却之至再至三
不受。反叫軍政司取過帶来的草獸胃背花補子員領一套四散
國王國王也不肯受。元帥道這是相答進貢厚礼你既不受我們
連進貢的礼物也不受國王沒奈何只得受下。又將番官番吏須
賞有差。衆人拜受而去。國王又叫小番兵擡上犒賞軍士的粮草
来元帥道也不消昨日在金蓮宝象國已領多了，此中再不受畢
竟不曾受國王感恩泣謝王爺道老公今日何為不受。三宝老爺
說道老總兵豈不聞厚往薄来之說乎。王爺道深得柔遠人之體
老爺一面陪着國王。一面分付筵席款待國王飲酒中間老爺問
說道大國相去金蓮宝象國有幾日路程國王道旱路不過三日
水路要行七八日老爺道怎麼水路反又遠些國王道中間隔着
一個山叫做個崑崙山俺這裏有個俗語說道上怕七洲下怕崑

羅針迷舵失，人船莫存。老爺道好險也國王道到了小國就是佛國老爺道怎麽大國就是佛國國王道小國原是舍衛城祇陀太子施樹給孤長者施園世尊乞食俱是小国且有目蓮舊基址尚存，故此至今多設佛事，念経把素，弱懦而已。元帥心裏想道他只把個柔懦的話来講敢是個軟交椅坐我敢是個軟索兒套我待我嚇他一番與他看着。適逢國王辭酒元帥道軍中無以為樂叫舞劍左右的成雙作對舞劍叫舞刀。左右的成雙作對舞刀。又叫舞鎗左右的成雙作對舞鎗叫舞把，左右的成雙作對舞把叫滚牌左右的成雙作對滚牌叫滚叉。左右的成雙作對滚叉叫白打左右的成雙作對白打正是強兵門下無羸卒養虎山中有大蟲國王看見這個南兵人物精健武藝熟閑口裏只是叫不敢上上連辭酒方不勝拜謝而去且說這一去十日之後可到一國其門

晉水戰元帥須要隄防他一番。元帥道多承指教了。寶船開去沿海而行。每日風順。行了一向。日上看太陽所行。夜來觀星觀斗不見星斗。又有紅紗燈指路。因此上晝夜不曾下篷。大約去了有十晝夜。多些。果是到了一國。停舟罷櫓。三寶老爺走出船外。打一照只見這一個處所。山形如白石嶒崚。一望無涯。大約有千里之遠外山崎嶇。內嶺深邃。頗稱奇絕。有詩為証

詩曰

芙蓉寒隱雪中姿　嶽氣晴當馬首垂　虎嘯石林昏晝夜
雲封岩洞有熊羆　硤深仰面窺天細　路險行吟得句奇
回首北辰應咫尺　天威獨仗地靈知

凝眸久視。隱隱有城郭樓臺模樣。老爺心裏想道。今番又有些費心思也。即時傳下將令。照前兵分水陸兩營。五營大都督照舊移

兵上崖扎做一個大營中軍坐着是二位元帥。左右先鋒照舊分營在兩邊為犄角之勢。四哨副都督。仍舊扎住一個水寨分前後左右。中軍坐着是國師天師水陸兩營晝則大張旗幟擂鼓搖鈴夜則掛起高招數籌定點。早有一個巡哨小番報知番国国王国王即時陞殿。聚衆文武百官番王道巡哨的報甚麽事小番道是小的職掌巡邏。只見沿海一帶有寶船千號每船上豎起一桿黃旗每旗上寫着上国天兵撫夷取寶八個大字。中間有幾號帥字旗號船一個船上有幾面粉牌。一個牌上寫着大明国統兵招討大元帥。一個牌上寫着大明国統兵招討副元帥。一個牌上寫着天師行臺一個牌上寫着國師行臺好利害也。番王道似此說來。是南膳部洲大明國朱皇帝駕下差來的。道衙來了。又有一個小番報說道來的寶船千號。戰將千員。雄兵百萬說道是甚麽南膳部洲大明国

朱皇帝駕下差来撫夷取宝正元帥叫做個甚麽三宝老爺副元帥叫做個甚麽王尚書這兩個人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果然是一正一副道猶未了又有一個小番報說道来的宝船上有一個道士說是甚麽引化真人號為天師有一個和尚說是南朝朱皇帝親下龍床拜他八拜拜為國師天師船上有兩面大言牌一面牌寫着天下諸神免見一面牌寫着四海龍王免朝中間又有一面牌寫着值日神將聞元帥壇前聽令那國師又有好些古怪是個和尚頭又是個道士嘴番王道怎麽是個和尚頭又是個道士嘴小番道頭上光光乍卻不是個和尚頭嘴上鬍鬚蓬蓬卻不又是個道士嘴說道這國師有折天補地之才有推山塞海之手懐揣日月袖𧙗乾坤天上地下今来古往就只是他一個再也尋不出一雙来番王道你也不消說這許多閑話你只說是南朝

朱皇帝駕下差来的我自有處左班閃出一個番官来名字叫做
個刺麻兒說道我國水兵天下無敵怕甚麽南朝元帥怕甚麽和
尚道士道猶未了右班閃出一個番官来名字叫做個刺失兒說
道古語有云来者不善荅之有餘既是南朝無故加兵於我我国
豈可束手待斃伏乞我王作速傳令總兵官令其練兵集衆水陸
嚴守免致疎虞番王道二卿之言俱不當刺麻兒說道怎麽小臣
之言俱不當番王道二卿有所不知我國與南朝本和好之國我
父王存日曾受他白馬金鞍曾受他蟒衣金緞寡人嗣位之時継
不曾得他的白馬却得他金緞龍衣且莫說别的来只說寡人的
金童玉印是那裏来的只說國中斗斛丈尺是那裏来的還有一
件寡人前大行人出使琉球遭風失事他不利我的貨財他不貪
我的宝貝尚且船壞了得他補緝食缺了得他週濟路迷了得他

指示南朝何等有恩于我我今日敢忘恩將作報答絕于天朝刺失兒說道既是大王與他有舊知恩報恩也是個道理但不知他的来意何如番王道来說是非者便是非人你道不知他的来意寡人就差你去體探一番刺失兒道既承明旨小臣敢遠即時起身就走番王道且来我還有話和你講刺失兒道正走得妹又叫回来番王道我教你今番體探不比每番每番要私行細察今番你去竟上他的宝船見他的元帥問他的来歷你就道我國王千推萬推沒有一推千順萬順只是一順刺失兒說道小臣董領番王道你快去快回刺失兒只說得一聲是早已走出朝門外来了竟上宝船相見元帥左右的道元帥坐在崖上營裏竟到營裏相見元帥三宝老爺道你是甚麽人刺失兒說道小臣是本國右丞相刺失兒的便是老爺道你這是個甚麽國刺失兒道小國是羅

斛國老爺道你國王叫甚麼名字。剌失兒說道俺國王叫做個叅烈昭昆弄。老爺道你國王差你來有何高見剌失兒道俺國王說道小國受天朝厚恩不敢忘恩將仇報。千推萬推沒有一推千順萬順只是一順但不知元帥的來意若何故此特差小臣前來相問草率不恭望乞恕罪。老爺道我們的來意其實無他只因太祖高皇帝奉天承運汛掃胡元所有中朝歷代傳國璽切被元順帝白象馱之入于西番我等奉當今萬歲爺詔旨。提兵遠來。一則安撫夷邦。二則探問玉璽消息如有玉璽作速獻來。如無玉璽倒換通關牒文。又往他國剌失兒道元帥既無他意愈見天恩容小臣回朝奏過俺主賫上降書降表倒換通關牒文還要奉些禮物進貢老爺道既承厚意彼此有緣剌失兒回来。奏知番王。上上大喜即時撰下書表。備辦禮物。先差下一名小番報上中軍寶帳說道小

國上王親賫書表禮物来献元帥心中想道來意未必其真不可
聽了他的說話即時傳示水陸各營俱要弓上弦刀出鞘以戒不
虞。傳示未已只見羅斛国東門外壓頭起處早有一枝軍馬蜂涌
而来當先一員大將只見他

鏵鍬兒出孩子　香羅帶皂羅袍　錦纏頭上月兒高　替[illegible]
蠻紅納襖　喙木兒僥僥令　鳳帖兒步步嬌　踏沙行[illegible]
遥喬　閑黑麻霜天曉

却說番陣上一員大將當先統領着一班番軍番馬蜂涌而來番
將高叫道吾乃羅斛國王麾蓋下官拜普剌佃囟大元帥謝文彬
的便是你是那裏来的軍馬無故侵凌我的封疆你敢小覷我
國無大將軍乎你早早的收兵援寨投奔他國我和你萬事皆休。
若有半個不字我教你這些無名末將一個一鎗我教你這些大

賊破指麾笑彼失機羣鹿豕

寶船計破謝文彬



功成俄頃羨儂伏策畫麒麟



小囚軍盡為虀粉。道猶未了。只見南陣上三通鼓響。左角上閃出一員大將。身長九尺。膀闊三停。黑面卷鬚。虎頭環眼。原來是威武大將軍左先鋒張計。你看他騎一疋銀鬃馬。跨一口大桿豹頭刀。高叫道。你這番狗奴。敢如此無禮。一口刀直取番將。鋼刀縱起。南陣上三通鼓響。右角上又閃出一員大將。長渾身。大肚膁。四子鼻。銅鈴眼。原來是威武副將軍右先鋒劉蔭。你看他騎一疋五明馬。使一桿繡鳳鴈翎刀。高叫道。留這一功與我罷。道猶未了。只見南陣上三通鼓響。前營裏閃出一員大將。束髮冠。兜羅袖。獅蠻帶。練光拖。原來是征西前營大都督的應襲王良。騎一疋流金䭾。千里馬。使一桿丈八神鎗。高叫道。留這一功與我罷。道猶未了。寶船上跑出一員大將。鐵幞頭。紅抹額。皂羅袍。牛角帶。原來是征西前哨副都督張柏。騎一疋烏錐馬。使一桿狼牙棒。重八十四斤。高叫道

道一功還是我的道。猶未了。早已一棒打將去。把個番將謝文彬打做個楊花落地聽無聲。一路滾將舂去。一會兒解上中軍帳來。三寶老爺大怒。罵說道。番王敢如此詭詐。陽順陰逆。傳令諸將誰敢領兵前去。攻破他的城池。擒拿他的宮殿。捉將番王來。和這個番將一同梟首。道猶未了。藍旗官報道。番王親自賫到降書降表通關牒文。還有許多的進貢禮物。老爺道。這也是個紀信誑楚之計。我和你不免將計就計。郎時叫過傳箭官來。交與他一枝令箭。輕〻的分付他幾聲。如此〻〻。只見番臣親自進營。一聲梆响。早已把個番王捉將過來。把此番官番吏一個〻的綑將起來。番王心裏想道。怎麽今日好意番成惡意。口裏只是叫不敢〻〻。三寶老爺大怒罵說道。也枉了你做羅斛國王。原來你是個人面獸心可惡。番王道。怎麽我是個人面獸心。老爺道。你適來差個甚麽右

丞相說道千順萬順只是一順佳會見又差個甚麼小番說道撰下書表備辦禮物恰好都是些啜賺之法啜賺得我這裏不相提備你却遣將調兵殺將過來陽順陰逆却不是個人面獸心番王道俺國自父祖以來屢蒙天朝厚賜俺今日怎麼敢忌將仇報自絕於天朝適聞元帥降臨正在撰下書表備辦禮物却並不曾遣甚麼將調甚麼兵老爺道你還說是沒有叫聲解上番將來只見立地時刻四個勇士押着一個番將解進營來番王見之早已認得他了心中大怒罵說道你這個悞國反賊誰教你統兵前來陷我以不信不義番將怒目直視說道罷你也為一國之主如頗娜膝受制於人反道我陷你以不信不義番王道這賊臣悞國望乞元帥速斬其首明正其罪纔見得區區救順之心番將道主辱臣辱主辱臣死願早賜一死是矣番王道你這賊臣之死何足深惜

但俺心事不明。無由自表。走向前去。照着番將的頭。撲地裏搶一個大巴掌。三寶老爺心裏想道。這番王還是真意。適逢得王尚書又說道。老公在上。這番王果無異心。老爺即時省悟。忙下席來。請上番王賓主相見。番王道。非二位元帥高臺明鏡。朗照四方。俺區區效順之忱。幾於不白。老爺道。事有可疑。非你國王之罪。王尚書道。謝文彬亦忠於國事。擅兵之罪。宜特赦之。老爺分付放回番將去。番王看見二位元帥加禮於他。又且放回番將。不曾殺他。心下大喜。即將金葉降表一道。雙手遞與元帥。元帥受下。着中軍官安奉。番王又將進貢禮物草單。雙手遞與元帥。元帥道。但有降表足矣。這個禮物不消罷。番王道。禮物不周。望乞恕罪。元帥只是不受番王強之。至再至三。元帥方纔受下。展单視之。单上計開

白象一對　白獅子猫二十隻　白鼠二十個　白龜二十個

羅斛香二箱　沉速香各二十箱　大風子油十瓶　薔薇露二瓶　蘇木二十扛

老爺接了單。一邊分付養牲所。收養白象等類。一邊分付內貯官收下羅斛香等類。老爺起頭看來。只見白象的門牙長有八九尺。中間都廂嵌的是寶貝。只見白貓白鼠之白。其潔如雪。白龜之白。還不至緊。又有六隻獅。最是可愛。其餘的想應都也精細。心中大悅。却又分付軍政司。取過段絹補子之類。回敬番王。番王拜謝而受。又將番官番將。一一賞賜。有差。衆人拜謝而去。番王却又捧上降書來。元帥拆封讀之。書曰。

羅斛國王參烈昭昆牙重再拜奏書于

大明國統兵招討大元帥麾下。竊聞天無言而四時成。聖有作而萬物覩。知在天朝皇恩似海。維茲戎國戴德如山。見戎事于

全錄聖天顏之王潤閩知廣力。故自安於僻壤之民名者下情願達致夫仰天之祝。伏乞電咨俯賜優容某無任激切屏營之至年月日恭烈昭毘耶。董再拜

老爺看畢說道過厚擒謙足占厚禮番王道且有不腆之儀奉充軍餉伏乞監存老爺道自貢献之外毫不敢受番王遜上禮單老爺只是不接至再至三。只是一個不接一邊鋪設筵宴款待番王番王盡懽而飲酒闌盤藉落日西歸。番王告謝謝上的出得營門只見謝文彬一人一騎飛跑而來。番王吃了一驚連聲問道你是個甚麼緊急軍情哩。謝文彬道小將回退本國去國城門上已自是南来的一個大將守了城門不容小將進去。是小將掣身回来。裝做個打柴草的小軍哄門而入。只見朝裏面也是一個南来的大將守了宮門不容百官進去。小將沒奈何只得在城墻上吊將

下来。特来報與我王知道。番王聽知謝文彬這一場兒報。嚇得他心膽搖攫拿難定。當樹顛番没處栽。却又暗想道。似此把守了城門。又把守了宮門。俺的江山社稷。却不一旦成空了。連忙的雙膝跪下。告說道。這個把守城門。把守宮門。請問是何緣故。三寶老爺即時請起。陪着笑臉兒說道。國王不須慌亂。是我學生一時之錯。番王道。怎見得元帥一時之錯。老爺道。適承下顧。是我學生錯認做個細作。故此先傳軍令。埋伏了四十名刀斧手在帳前。一聲梆響。却就拿了國王。又差下了兩員大將。梆響之後。一聲砲響。武狀元唐英搶了城門。很牙棒張柏搶了宮門。我這裏雖是將計就計。却不是無因而至。番王道。原來是俺的誤國賊臣。不是老爺。道也不須國王費心。請少坐。便差中軍即時入傳出兩枝令箭。一會兒武狀元唐英交箭歸營。一會兒很牙棒張柏交箭歸營。上心

畢竟這南人用兵細密如此，若大的驚服，即時辭謝而去。元帥營過天師國師，寬敘了一會。明日早上，拔營搖寶船望前而進，旗幟的前後左右。成羣逐隊，正行之際，猛聽得後面喊殺連天。藍旗官報道：後面有百十號戰船，蕩波水上，驕馬若龍，船頭上站着一員大將，就是昨日斬文彪的，叫道：前船休走，早早投降於我萬事皆休，若說半個不字，我教你人船兩空，那時悔之無及。中軍帳傳下將令，各船上許落蓬，不許下錨，無分前後左右，但遇賊船來處便為前哨，相迎務在用心，不許踈虞取罪。一會兒那些賊船飛奔寶船相近，前後左右，百計攻擊，不能取勝。原來寶船高大，易於下視賊船矮小，怯於仰攻，故此賊船不能取勝。卻又有一件，寶船高大，進退不便；賊船矮小，出入疾徐，各得其妙。況且賊船上都是生牛皮做的圓牌，任你鳥銃藥箭，俱不能入。賊船上都是削尖的樹

榔木為標鎗，最長最利害，賊船上藥箭大器等項俱全，故此寶船也不能取勝于彼。一連纏了三日，不分勝負。洪公道：「似此纖芥之賊，勝之如此其難，怎麼下得這許多番，取得個傳國寶？」馬公道：「這個賊船置之不問而已，那裏費這許多的心机。」王尚書道：「來不能嚮，去不能追，何示人以不武也？」老爺道：「諸將各不用心，姑恕今日，自今日以後，限三日之內成功，違者軍法從事。」軍令一出，各將官喫惊，只見五营大都督商議已定，同去請教天師。天師道：「諸公意下何如？」衆將官道：「因無妙計，特來請教天師。」天師沉吟了一會，說道：「昔日赤壁之事可乎？」衆將官道：「赤壁之事，末將俱有成說，只是赤壁裏面還有一件要緊的，又奈何？」天師笑一笑，說道：「敢是個七星壇麼？」衆將官齊齊的打一躬，說道：「是。」天師道：「七星之壇，貧道一例包管，只是誰做個黃蓋？」[illegible]衆將官道：「痛傷嗟，今番在賊船上

天師道：「是誰做個鳳雛先，這連環策？」衆將官道：「連環策又入了我們船上。」天師道：「諸公高見，苦肉計原本在我，今反在彼；連環策原本在彼，今反在我。」衆將官道：「豈不聞顛之倒之，無不宜之。」大家取笑了一會。天師道：「今日怎麼左右先鋒不曾下顧唐狀元？」道：「久在華容道上坐着。」天師大笑而散。到了明日，天師坐在玉皇閣上，分付了朝天宮的道官，外面看賊船分一個東西南北，東一，西二，南三，北四，以木魚响聲做號頭。五營大都督各守一方，把此寶船分東西南北各方連環各方。安排已定，這一日又不見個賊船來。衆將官道：「時日有限，賊船似此不來，却不遠悞了！元帥軍令。」張狼牙道：「想應他逃竄去了。」唐狀元說道：「他怎麼擅自肯去？只在今日晚上好。」又有個消息來，也連張天師也坐在玉皇閣上，眼睜睜的望了一日，到了半夜三更，只見後營船上拿住了一隻賊船，船上有

十二個賊人解上中軍帳來。都說道受刑不過，特來投生。元帥道：「怎麽叫做受刑不過，特來投生？」其人道：「是我本國將軍謝文彬看見連日不能取勝，心思一計，來燒你們的寶船。今日責令我們每人名下要火藥一百斤，乾柴柳片一十担。一名不完，重責一百，割耳示衆。是我十二個人不完，俱喫他一百藤棍，俱被他割了一隻耳朶。」老爺道：「你到我這裏做甚麽？」其人道：「是我們計議已定，與其坐而待斃，不若投降而得生，故此特來投生。」老爺道：「這個話只難以准信。」其人道：「元帥爺不肯准信，可驗小的們的傷痕。」老爺道：「苦肉計豈不是傷痕？」其人道：「既元帥不信，小的們情願監禁在這裏，俟破賊之日，什放來還。」老爺道：「這個通得。」一面分付[illegible]監禁了這十二個來人，從後發落；一面傳令各營賊情如此如此[illegible]。倏斷殺天師聽知道一段消息，大笑了三聲，說道：「果真[illegible]」

在賊船上衆將官好神見哩唐狀元又把真賊船領兵來安排了一會明日未牌時分賊船蜂湧而來先從西上來起一片的火銃火砲火箭火弾前營大都督應襲王良倘禦只見天師船上木魚兒連响了兩下颺地裏一陣東風無大不大把些火器一會兒都刮將回去了賊船看見不利於西却又轉到南上來一片的火銃火砲火箭火弾左營大都督黄様良倘禦只見天師船上木魚兒連响了三下颺地裏一陣北風無大不大把些火器一會兒都刮將回去了賊船看見不利於南却又轉到東上來一片的火銃火砲火箭火弾後營大都督唐英倘禦只見天師船上木魚兒很是响了一下颺地裏一陣西風無大不大把些火器一會兒都刮將回去賊船看見不利於東却又轉到北上來一片的火銃火砲火箭火弾右營大都督金天雷倘禦只見天師船上木魚兒連响了

四下颼地裏一陣南風無大不大把些些火器一會兒又刮將回去賊船四顧無門看看的甲裨將分寶船上三聲砲响畢竟不知道個砲响有個甚麽軍情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四回

爪哇國負固不賓　咬海干恃強出陣

詩曰

羣徽殘角共鐘鳴　陣勢真如不夜城　郊壘不心驚熒惑墮
海門遥望燭龍行　中天日避千峰色　列帳風傳萬柝聲
羅斛只令傳舌火　天光飛度蔡州營

却說賊船四顧無門自知不利望海中間竟走這寶船肯放他走望前走前營的寶船帶了連環一字兒擺着個長蛇陣望後走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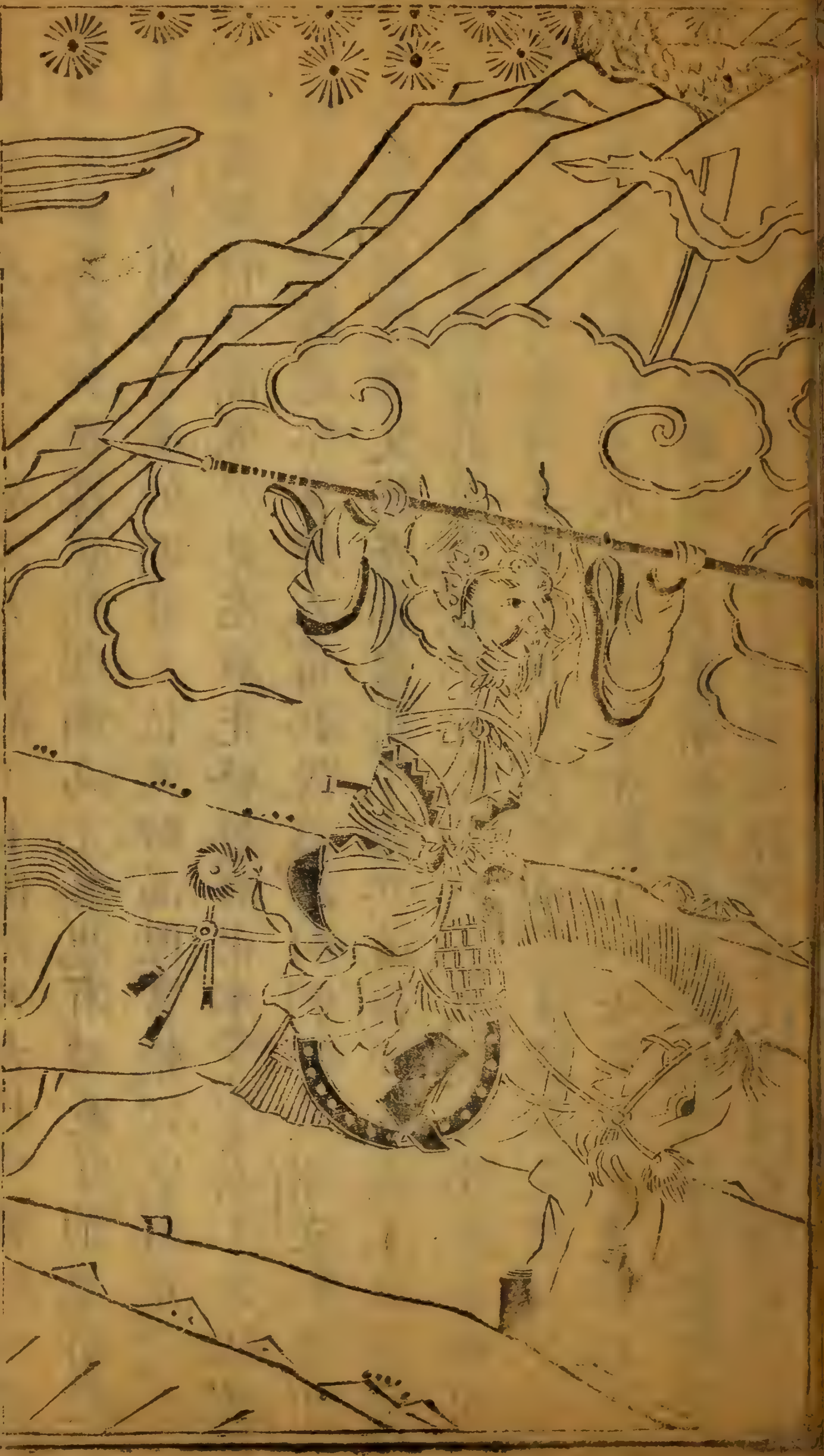
營的寶船帶了連環一字兒擺着個長蛇陣望左走左營的寶船帶了連環一字兒擺着個長蛇陣望右走右營的寶船帶了連環一字兒擺着個長蛇陣天師聽知這一段消息又笑了三聲說道果真的連環計在我船上衆將官好好計哩却說寶船有大連環將起來就是一座鐵城相似些些的賊兵走到那裏去天色又晚寶船又圍得緊風又望崖上刮崖上又是喊殺連聲賊船沒柰何只得傍崖兒慢慢的盪只見寶船上三聲砲响後營裏走出一隻小船兒來竟奔到賊船的幫裏去那小船上的人都是全裝環甲拿鎗的拿鎗拿刀的拿刀舞棍的舞棍舞杷的舞杷賊船看定了他等他來到百步之內一齊火箭狠射將去只見那些人渾身上是火怎么渾身上是火原來那船上的人却都是些假的外面有盔甲內囊子都是些火藥鉛彈子賊船上的火箭只可做他的引

僻處蛙宮照夜不知天使節

爪哇國負固不賓



敢撐螳臂怒濤偏雜海潮聲



子。上風頭起火。下風頭是賊船。故此這等的一天大星火二逕飛上賊船上来。火又大。風又大。寶船上湘陽砲又大。把些賊船燒得就是個曲突徙薪。聽澤焦頭爛額為上客。也有燒死了的。也有跑下水的。也有跑上上崖的。明日二位元帥高陞寶帳。頒賞有差。請過天師國師。特申謝敬。只見左右先鋒觧將夜来拿的番兵上帳紀功。元帥道。你們都是些甚麽人。番兵說道。小的們都是謝文彬麾下的小卒。元帥道。謝文彬在那裏去了。番兵道。他下水去了。元帥道。可是渰死了麽。番兵道。渰他不死。元帥道。怎麽渰他不死。番兵道。他原是老爺南朝的甚麽汀州人。為因販鹽下海。海上遭風。把他掀在水裏。他本性善水。他就在水上飄了一七不曾死。竟飄到小的們羅斛國来。他兼通文武。善用机謀。我王愛他。官居美亞之職。他自逞其才。專能水戰。每常帶領小的們侵伐隣國。百戰[illegible]

此今日月徊老爺却是淡他不死元帥道他今日之事還是他自
己的主意還是你國王的主意番兵道不干國王之事都是他自
奶々教他的元帥道丈夫為妻綱怎麽妻能教其夫番兵道小的本
國風俗原是如此大凡有事夫決於妻婦人智量果勝男子元帥
道今日這個智量却不見高番兵道他夫少妻多三則襍而亂故
此不高元帥道怎麽他的妻多番兵道小的本國風俗有婦人與
中國人通好者盛酒筵待之且贈以金寶即與其夫同飲食同寢
卧其夫恬不為怪反說道我妻色美得中國人愛藉以寵光矣謝
文彬是中國人故此他的妻多元帥道你們怎麽不下水番兵道
小的們不甚善水故此從陸路奔歸元帥道可有走過了的麽番
兵道並沒有個走了的元帥道豈可就沒有一個走了的番兵道
小的們有些號頭走不脫只是不敢告訴老爺元帥道是個甚麽

號頭說来我聽着番兵道號頭在不便之處故此不好說得元帥
道怎麼在不便之處只管說来不妨番兵道小的國俗大凡男子
二十餘歲則將莖物周圍之皮用細刀兒挑開嵌入錫珠數十顆
用藥封護俟瘡口好日方纔出門就如賴葡萄的形狀富貴者金
銀貧賤者銅錫行路有聲故此夜来一個〻被擒就都是這些號
頭在不便之處元帥道謝文彬昨日責令你們要火藥可是真的
番兵道是真的元帥道可齊備麼番兵道內中有不齊的杖一百
割耳元帥道我這裏有幾個割耳的不知可是你們夥子裏麼番
兵道走回去的有走上寶船的都無元帥叫取過那十二個人来
一會兒取將十二個人跪在階下衆番兵口裏一片的咬〻睿〻
原来認得是同夥元帥道你衆人可認得這十二個人麼番兵道
這十二個人都是我們同夥却不曉得他走上老爺的寶船来也

元帥道你們今日內違王令外犯天兵干犯着我衆人道三軍行止聽令于將非干小的們事望乞老爺慈悲國師道殺人的事貧僧不敢耳聞貧僧先告退罷元帥道看我國師老爺的金面饒了你們的狗命罷叫軍政司船頭上每人賞他一瓶酒教他回去多多拜上國王衆番兵一湧而去國師道元帥恩威兼濟畏愛並施阿彌陀佛好個元帥哩元帥道今日虧了天師的風天師道諸將多謀足智就是諸葛赤壁之捷不過如此大張筵宴慶賞功勞筵宴已畢各自歸營寶船望西而進波憩浪靜花後生風順行之際約有十晝夜忽一日國師坐在千葉蓮臺之上只見一陣信風所過國師也喫一驚竟到中軍寶帳二位元帥不勝之喜說道國師下顧有何見諭國師道寶船上今夜三更上下當主一驚故此特來先報三寶老爺自從下海耽了許多懼怕心胋都有些碎裂聽

知國師道要圭一驚他好不慌張也連忙問道當圭何驚國師道是我貧僧在打坐猛然間一陣信風所過貧僧放了風頭抓住風尾嗅了一嗅信風上當主一物其形如毬其大如斗其絲萬縷其足善走主在三更時分從中軍大桅上吊下来雖主一驚却風過處還有些喜信敢也只是個虛驚老爺道全仗佛力逢凶化吉不致大驚就好王爺道慎之則吉衆人都曉得國師是個不打誑話的一個々提心挈膽戰々兢々守至三更時分果然的一個物件自天而下大又大亮又亮慢騰々躧從帥字船中桅上吊將下来衆人近前打一看原来是南蠻一個蜘蛛却不止只是斗大有詩爲証

来往巡簷不憚劬　經營何異蹈吾廬　曉風倒掛蜻蜓尾
暮雨準粘蛺蝶鬚　屋角儘教長挂礙　杖頭不用苦驅除

夜来露重春烟瞑，綴得蠶蠶黄。

三寶老爺聽知是個蜘蛛，心上略定些，叫請過天師来問這個蜘蛛怎麼這等大。天師道：「天下之物，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蜘蛛之大，風土不同，何必驚疑？」老爺道：「怎見得不必驚疑？」天師道：「貧道袖占一課，上上籤中大喜，日後還有些喜事相臨。」老爺道：「國師也說是風尾上帶些喜信。」天師道：「智謀之士，所見略同。」元帥一邊分付旗牌官收養這個蜘蛛，一邊分付請過國師来。國師道：「謹主日後有喜。却這是個草重，前面這一國必主些草妖草怪草神草仙草寇之類。」道猶未了，藍旗官報道：「前面到了一國。」元帥傳令，照前兵分水陸兩營，五營大都督照舊移兵上崖扎做一個大營，四哨副都督仍舊在船上扎做一個水寨，兩個先鋒仍舊分營左右，各遊擊總兵仍舊水陸策應。安營未已，藍旗官報道：「這一國已自先有

軍馬在城外接應了。元帥道。叫夜不收来。只見五十名夜不收一字兒跪着。元帥道。你們上崖去仔細體探一番。回来重重有賞。到了明日。夜不收回話。老爺道。這是甚麼國。夜不收道。這是個爪哇國。王爺道。若是爪哇國。却也是個有名的國。老爺道。怎見得他有名。王爺道。這個國。漢晉以前。不曾聞名。唐朝始通中國。叫做個訶陵。宋朝叫做闍婆。元朝纔叫做爪哇。佛書却又叫做鬼子國。老爺道。怎麽叫做鬼子國。王爺道。昔日有一個鬼子魔天。與一象罔紅頭髮。青面孔。相合于此地。生子百餘。專一吸人血。啖人肉。把這一國的人。喫得將次淨盡。忽一日。雷聲大震。震破了一塊石頭。那石頭裏面端端正正坐着一個漢子。衆人看見。喫了一驚。都說道。是個活佛爺爺。現世尊為國王。這國王果真有些作用。領了那契不了的衆人。驅逐罔象。纔除了。此一害。却又漸漸的生漸漸的

致有今日。故此佛書上叫做鬼子國。夜不收道：這如今土語還叫鬼國。老爺道：地方有多大？夜不收道：國有四處，第一處叫做杜板，番名賭班，此處約有千餘家。有兩個頭目為主，其間多有我南朝廣東人，及漳洲人，流落在此。居住成家。第二處叫做新村，原係沙灘之地，因中國人來此居住，遂成村落，有一個頭目。民甚殷富。各國番船到此貨賣，徃二村往南，船行半日，却到蘇魯馬益港口。其港沙淺，止用小船行二十多里，纔是蘇魯馬益，番名蘇兒把牙。這是第三處，大約有千餘家，有一個頭目。其港口有一大洲，林木森茂，有長尾猢猻數萬。中有一老雄為主，却一老番婦隨之。風俗婦人求嗣者，備酒肉餅果等物，禱于老猴，老猴喜，則先食其物，衆小猴隨而分食之，隨有雌雄二猴前來交感為驗，此婦歸家，便卻有孕。否則沒有。且又能作禍，人多備食物祭之。自蘇兒把牙，小船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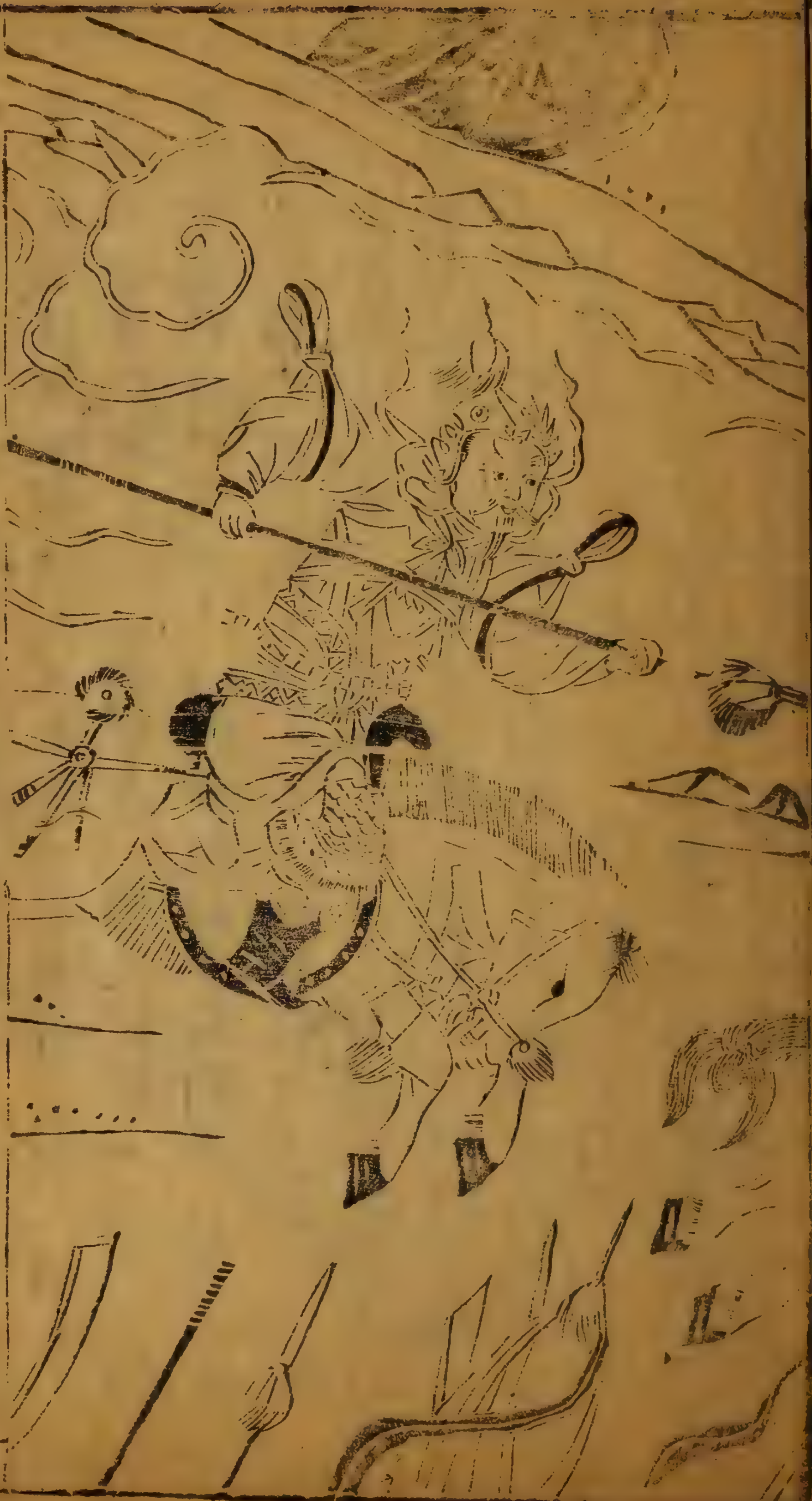
八十里，到一個埠頭，番名潼沽，登岸望西南陸行半日。到滿者白夷，這是第四處，大約有二三百家。有七八個頭目，老爺道國王住在那一處，夜不收道，王無定在。往來四處之間，老爺道國王叫做甚麽名字，夜不收道，原有東西二王，東王叫做孛人之達哈，西王叫做都馬板，這如今都馬板強盛，併吞了孛人之達哈。止是西王一人。老爺道民風善惡何如。夜不收道民俗最兇惡，大凡生子一歲。便以匕首佩之，名曰不刺頭，國中無老少。無貧富，無貴賤，俱有此刀。其刀俱是上等雪花鑌鐵打的，其柄或用金銀，或用犀角，或用象牙。雕刻人形鬼臉之狀。至極精巧，國中無日不殺人，最兇之國也。老爺道這如今領兵拒我者是個甚麽人，夜不收道其人係踏班頭目的名字叫做個魚眼將軍，老爺道怎麽叫做個魚眼將軍，夜不收道他的眼睛兒溜然，專利于水，站在山崖上，直看見水底

下的水精水怪魚蝦之類不在話下比着梁山泊浪裏白跳張順還高十分他混名又叫做個咬海干老爺道怎麽又叫做個咬海干夜不收道因他手下有五百名水軍名喚入海咬善能伏水就在水底下七日七夜可能不死他領着這五百名軍士伏在水裏咬得牙齒一响海水要乾三分故此混名號做咬海乾老爺道他的本領何如夜不收道他在海裏出入波濤如履平地他在陸路上騎一疋紅鬃馬使一桿三股叉還有三枝飛標百步内取人首級百發百中有千合死戰之法有萬夫不當之勇老爺道他怎麽曉得我們來勒兵相待夜不收道就是羅斛國謝文彬敗陣而逃先前報了一個軍信老爺道我和你來了有十晝夜多工程他怎麽得這等快夜不收道是咬海干在蘇吉丹國回來路上相遇故此快捷老爺道謝文彬怎麽道夜不收道謝文彬誑言我們寳船



海賊持強播美
風波江上色

天兵仗義縱橫星斗匣中文



一千餘號戰將，一千餘員，大兵百十餘萬，沿途上貪人財貨，利人妻女，弱懦者十室九空，強硬者十存八九，故此他的國王說道：南兵不仁不義，不可輕放過他。又且昔日南朝有一個天使前往三佛齊國，被他要而殺之；近日南朝有一個天使賚詔賜與東國王，又是他殺其從者一百七十餘人。他怕的老爺們來，想也不是個好相識，故此傳令四處頭目，抵死相迎，却利害也。老爺道：謝文彬這如今到那裏去了？夜不收道：謝文彬使了個鷸蚌相持之計，他自家做漁翁去了。老爺道：番兵現在何處？夜不收道：現在賭班第一處。老爺道：你們還散襍在他四處，但有机密事，即便來報，回朝之日，重上有賞。這五十名夜不收一湧而去。老爺請過王爺、天師、國師來，把個夜不收的話細說了一遍。天師道：兵難遙度，將貴知几，看他怎麽來，我們怎麽合應他去。若只是平手相交，在諸……

必在有鬼怪妖魔在貧道國師兩個身上老爺道但不知諸將何如即時信砲一個大吹打一番。掌起號笛上上已畢諸將一齊擺列帳前禀道中軍元帥老爺有何分付。老爺把夜不收說的始末緣由細說了一遍衆將官道兵行至此有進無退。元帥不必深慮老爺道非我深慮但此國王敢於要殺我天使又敢要殺我天使的從人却又併吞東王合二為一。此亦偪疆之甚者我和你倘有疎失何以復命回朝道猶未了。只見諸將中有一員遊擊將軍高聲應道元帥太過了些昔日郅支樓蘭漢諸夷中大國也邀殺漢使陳湯傅介子。猶擊斬之今日爪哇蕞小蠻敢望郅支樓蘭萬一我們雄兵百萬戰將千員其視陳傅二子何如豈肯任其橫行猖獗而莫之底止乎。仰仗朝廷爺洪福二位元帥虎威天師國師神算諸將士效勞。管教個金鞭起處蠻烟靜。不斬樓蘭誓不歸二位

元帥聞知這一席英勇的話兒滿心歡喜。三寶老爺起頭一看只見其人。身長八尺。膀闊三停圓眼竪眉。聲如雷吼就是夫子車前子路也須讓却三分。任你梵王殿上金剛他豈輸于半着問他現任何官原来是神机营的坐營、現任征西遊擊將軍之職姓馬名如龍這個馬遊擊原也是個田上出身。頗有些膽畧儘有些智量故此說出此句話来甚是中聽老爺道千陣萬陣。難買頭陣。今日這一陣就是馬將軍出去。馬將軍道大丈夫馬革裹尸正在今日何惧于此應聲就走搭上一疋忽雷駮的千里馬跨着一口合扇快如風的凄刀。三通戰鼓領了一枝人馬竟上賭班平濶處所擺下一個行陣。早已有個巡哨的小番。報上牛皮番帳吽一聲吹哩只聽得一聲牛角别叭响。只見一員番將。領着一枝番兵鑵湧而来直奔南軍陣前。馬將軍勒住馬當先大喝一聲道来着何人這

馬將軍本等眉眼兒生得有些不打當聲氣兒又來得兇番將到
也喫了一加半會兒答應道俺是爪哇國鎮國都招討入海擒龍
咬海干馬將軍起頭看來。只見他
番卜筭的蠻令　胡搗練的蠻形　遮身蘇幕踏沙行　恁的
是鮮三醒　油葫蘆吹的勝　油核桃獻的輕　曉角霜天咬
海清　怎能勾四邊靜
番將道你是何人馬將軍道我是南膳部洲大明國朱皇帝駕下
征西遊擊大將軍馬如龍的便是番將起頭看來。只見他
黑婁々下山虎　活潑々混江龍　金鞭敲响玉籠葱　鑼鼓
令兒熱鬧　飢食的六么令　渴飲的滿江紅　直殺得他玉
山頹倒風入松　唱凱聲々慢送
咬海干說道你既是南朝我是西土。我和你各守一方。各居一國

你無故侵犯我的疆界是何道理。馬將軍道我無事不到你西洋
夷地一則是我大明皇帝新登大宝傳示你們夷邦。二則是探問
我南朝的傳國玉璽有無消息三則是你蕞尔小蛮敢無故要殺
我南朝的天使。又一次敢無故要殺我南朝的随行從者百七十
人我今日宝船千號戰將千員雄兵百萬問罪吊民勢如破竹你
快快的回去和你番王計議献上玉璽。如無玉璽填還我的人命
萬事皆休。若說半個不字。我教你螻蟻微命。断送在我這個合扇
雙刀吹海干聽知大怒叫一聲道好氣殺我也道猶未了左手下
閃出一員番將來高叫道你說大話的好漢敢來和我蘇刺龍比
個手麼道猶未了右手下閃出一員番將來。高叫道你說大話的
好漢敢和我蘇刺虎比個手麼兩員番將。兩騎番馬兩般番兵器
直奔過南陣而來南陣上馬將軍舞刀定馬急架相迎一上一下

一往一来三個人絞紐做一團三疋馬嘈踏做一堆三般兵器混
殺做一處好個馬將軍抖擻精神施逞武藝左来左戰右来右戰
单来单戰隻来雙戰約有三四十合不分勝負馬將軍眉頭一蹙
計上心来一邊的舞刀厮殺一邊的偷空兒掣過銅鎚来看得真
去得快照着蘇刺龍的頭撲的一聲响蘇刺龍躲閃不及早被這
一鎚打得就三魂飛上天門外七魄沉淪地府中打死這個蘇刺
龍兒還不至緊却把那個蘇刺虎兒唬得意亂心慌手酥脚軟鎗
法亂了支架不来只得撥囬馬便走馬將軍看見他敗陣而走趕
着他的勢兒把馬一夾那忽雷駁的千里馬是甚麽貨兒只走得
一条線就是蘇刺虎挨命而走那曉得馬將軍就在背後照着一
刀那咬海干看見馬將軍的刀起他急忙的飛跑將来及至他的
三股鋼叉架得起這一刀已自把個蘇刺虎兒連肩帶背的卸將

下来咬海干看見傷了他两員番將氣滿胸膛咬牙嚙齒挺着那三股鋼义单戰南將馬將軍合扇雙刀。急迎急架一上手就是二三十合。不分勝負只見番陣上吹得牛角别叭响咬海干左手下閃出一員番將来。高叫道南朝的好漢你過来。我爷剌𡘊和你見個高低道猶未了。只見南陣上鼓响三通馬將軍左手下也閃出一員南將來馬將軍舉刀高叫道来將快㢠待我单戰他两個番狗奴道猶未了。只見番陣上又吹得牛角别叭一聲响咬海干右手下閃出一員番將来。高叫道南朝的好漢你過来我爷剌𡘊和你見個高低道猶未了。只見南陣上鼓响三通馬將軍右手下也閃出一員南將來馬將軍高叫道来將快㢠待我单戰他二個番狗奴两員南將只得回還那两員番將儘着他的本領憑着他的氣力。咬海干本等是隻虎加了這两員番 如虎生翼好一個馬

將軍。一人一騎兩口飛刀。與戰他三員番將直殺得盔頂上火氣噴噴。甲縫裏霞光閃閃。刀尖上雷聲隱隱。箭壺內殺氣騰騰。自古道好漢難敵雙手。馬將軍一以敵三自從辰牌時分殺起直殺到這早晚已是申末酉初還不曾歇息還不曾飲食從軍之難如此有一曲從軍行為証

行曰

少年不曉事　服習隨章句　渾掌矜封侯　曳儒談閒吏
募牒菲夜下　睥睨無當世　父母泣難留　况乃子與婦
抽身鳴寶刀　持纓邁關路　厲志取石賢　定策輕五餌
事業徒一心　時運值乖阻　空名壯士籍　青幕竟誰顧
龍豹填孫東　落脫窘天旅　殺氣連九邊　白骨相撐拄
歸来見鄉邑　哀哉淚如霔

馬將軍自朝至暮一人一騎。單戟三將。心裏想道將在謀而不在勇。只是這等廝殺。豈是個贏家。心生一計。把個合扇雙刀虛晃了一晃。咬海干就趕着個空裏進來。馬將軍撥回馬便走。咬海干便趕下陣來。馬將軍帶住馬。又殺了兩會。看見那兩員番將去了。心裏想道便饒了他走的。撥轉馬又走。咬海干又趕來。馬將軍說道趕人不過百步。你忒趕過了些罷。咬海干道。你做好漢。一個殺三個。怎麽只是走哩。馬將軍口裏講話。手裏却不講話。輕輕的掣過那一柄銅鎚來。颼地裏一聲響。照着咬海干的頭就是一鎚。那咬海干也是個眼快的。看見個鎚來。把馬望左邊一夾。那鎚却落在右邊下來。他把個右手輕輕的接將去了。接將去了還不至緊。他覆手就是一鎚。馬將軍却又熟滑。閃一個鷂子番身的勢。一手就順帶得他的三股鋼叉過來。兩軍齊聲喝一聲采。一個得了鎚。一個

得了又。一個失了又。一個失了。鏖兩家子還拽一個直。天色已晚
各自收兵南陣上二位元帥陞帳紀功。大喜。老爺說道斬將奪又
全是得勝。失鏖之小。不足言也到了明日早上藍旗官報道昨日
的番將咬海干又來討戰馬將軍聽知。即時綽刀上馬。適逢得天
師到中軍帳來。看見馬將軍去得英勇說道旗牌官快請將軍回
來。馬將軍問道天師有何見諭。天師道將軍且讓這一陣纔好。馬
將軍道。自古說得好。公子臨筵不醉便飽壯士臨陣。不死即傷何
讓陣之有天師道將軍差矣為將之道。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撫劍
疾視匹夫之勇。豈將軍所宜有乎。馬將軍却纔省悟問道。天師是
何高見。天師道尊諭如龍。負道看見那番將的旗號上寫着是入
海擒龍咬海干。此本不利于將軍。又且今日是個遊龍失水的日
神。此尤不利于將軍。我和你這如今涉海渡洋。提師萬里一呼一

吸不可不慎況此一陣三軍之死生朝廷之威望皆係于此貧道不得不直言唐突之罪望將軍照察馬如龍再拜而謝元帥道另選一員將官出去就是畢竟不知還是那一員將官出去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五回

大將軍連聲三捷　咬海干連敗而逃

詩曰

潮頭日掛扶桑樹　渤澥驚濤起烟霧　委輸折木鵬風高
翻雲掣地無朝暮　碣石誰臨望北溟　君侯千載開精炎
氣吞沆瀣三山碣　目撼朱崖萬島青　君不見　爰居近
日東門翔　鯨鯢鼓鬣天吳怬　看君早拔欲飛劒　一

長令波不揚

元帥道令番另選一員將官出去迎敵未了天師道莫若請唐狀元出去罷唐狀元聽知天師推薦于他十分歡喜即時披掛上馬你看他爛銀盔金鎖甲花玉帶剪絨裙騎一疋照夜白的標致馬使一桿朱纓閃閃滚龍鎗鼓响三通門旗一閃推出一員將官來唱聲道你是何人番將道俺是爪哇國鎮國都招討入海擒龍咬海干唐狀元起頭一看只見他𢫫𩑶眼掃帚眉高鼻子捲毛鬚騎一疋紅鬃劣馬使一桿三股托天叉唐狀元心裏想道這番將却不是個善主兒須要用心與他相處那番將問道來將何人唐狀元道我是大明國朱皇帝駕下欽差征西後營大都督武狀元浪子唐英咬海干起頭一看只見唐狀元清眉秀目杏臉桃腮三綹髭鬚一堂笑色心裏想道這分明是個文官只好去金門獻上



耳聽凱聲鎬宴已知歌六月

眼觀捷節鬼方何用克三年



平胡表怎麼做得個武將。鉄甲將軍夜度關，不免把兩句話兒要他一要。問說道唐狀元，你白馬紫金鞍，騎出萬人看，問道誰家子，讀書人做官，你敢是棄文就武而来麼。唐狀元聽知，大怒罵說道你這番蛮狗焉敢小覷于吾。挺出那一桿滚龍鎗，直取番將上上的托天叉，旁面相架，一的一鎗，一的一叉。這正是棋逢敵手，各逞机謀。一個是南山猛虎，一個是東海巨鰲；一個是飛天的蜈蚣，一個是穿山的鉄甲；一個是上山打虎献牙將，一個是入海擒龍剥爪人。兩家子戰了三四十合，不分勝負。咬海干心裏想道，那裏看人，誰曉得唐狀元鎗法如此精妙，須用一個計策，纔得取勝于他。好個咬海干，詐輸轉馬，來敗陣而走。唐狀元明知其計，罵說道你這番狗奴，你詐敗佯輸，閃落下陣。我唐狀元何懼於汝，我偏要趕你下去。一任你甚麼拖刀計，反身鎗，回手箭，側有鎚，我唐狀元都要[illegible]

你的起。咬海干一邊走一邊心裏想道他說這等大話我不免先幌他一幌然後看實的纔下手他咬海干紐轉身子来撲他的一個飛抓々將来唐狀元看見笑了一笑喝聲道好抓。把個馬望後一座那飛抓可々的就落在他馬前。大約只爭分數之遠不多半分。不少半分。唐狀元道好抓也道猶未了。咬海干連忙的飛過一枝紫金標来唐狀元哽々的大笑。說道好標哩。那枝標其實来得准竟奔唐狀元的面門唐狀元要賣弄一個俏。把個頭望右邊一側々一扁就打得那枝標往左邊一跌咬海干大驚失色連忙的又飛過一枝標来。唐狀元把個頭望左邊一側。一扁又打得那枝標往右邊一跌交海干愈加慌了。說道唐狀元你果真有些手段哩唐狀元又笑了一笑說道我袖手而觀。怎叫做手段。我還有個妙處你沒有看見咬海干說道我也沒有了標。你也沒有甚麼妙處

唐狀元道一任你有一任你無我只是一個無惧為主道猶未了交海干又飛將一枝紫金標來唐狀元急忙的張開個大口接了那一枝標接出一個飛鴈投湖的牌譜來唐狀元口裏帶着標還說道今番妙不妙交海干慌了撥馬便走唐狀元放開馬趕去高叫道番壘徊往那裏走交海干心裏想道似此狀元天下有一無二不敢比手只說道午後交兵兵法所忌今日天晚各自收兵等待明日天早再決雌雄唐狀元也自腹中飢餓不如將計就計說道今日饒你的残生你明日早早送上首級來交海干捨命而跑唐狀元鞭敲金鐙响人人唱凱歌旋二位元帥大喜紀功受賞不在話下老爺請問天師怎麽曉得今日唐狀元得勝天師道那番將的名魚眼將軍狀元諱與魚為鷹所食此必勝之机也二位元帥嘆服王爺道明日用那一員將官出陣須天師指教天師道明日

番將不來，須是我們去誘他的戰。王爺道：明日贏在那家？天師道：還贏在我家。王爺道：還是唐狀元出陣麽？天師道：若是唐狀元出陣，他失不來，須得一個誘敵之法。王爺道：用那一員將官？是個誘敵之法。天師道：以貧道愚見，須煩右營金都督走一遭。王爺說道：這個有理。番將看見他矮，看見他不披掛，他便易覷于他，這個誘敵之法最妙。老爺道：未審勝負若何？天師道：必勝之机。但一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不免再謹慎一番，就是。老爺道：怎麽謹慎？天師道：明日金都督出陣，左壁廂埋伏下唐狀元一枝兵，右壁廂埋伏下馬遊擊一枝兵，以砲响為號，信砲三聲，兩枝兵一齊殺出，他見了這兩員舊將，他自然心虛，可不戰而勝，此必勝之道也。老爺道：足徵高見。到了明日，果真的番將不來，元帥傳下一道將令，着征西右營大都督金天雷出陣討戰，又傳出一道將令，着唐狀元如

此如此又傳出一道將令看馬遊擊如此如此却說金天雷騎了一疋紫叱撥的追風馬帶了一根神見哭的任君鏜三通鼓後湧出一枝軍馬去早已有個小番報上牛皮番帳咬海干問道可是昨日的唐狀元麽小番道不是咬海干聽知不是唐狀元早有三分喜色問聲道是個甚麽樣人小番道不認得他是個甚麽人只看見他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咬海干道怎麽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小番道好說他是個善財童子他又多了些頭髮好說他是個土地菩薩他又沒有些髭鬚這却不是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咬海干聽知這個話他越加放心即時叫一聲快吹哩只聽得牛角別叭一聲响只見一員番將領着一枝番兵蜂湧而出起頭一看只見南陣上這個將軍身不滿三尺之長却有二尺五寸濶的膀子又不頂盔又不穿甲不過是隨身的便服而已手

裏一樣的兵器又不在十八般武秇之内老大的不聞名他心裏想道都似前日的馬遊擊昨日的唐狀元到是有些費手若只是這等一個將軍我何惧於彼高叫道来將何人金都督道你不認得我南朝大明國朱皇帝駕下欽差征西右營大都督金天雷咬海干道右營大都督你和那個合着館金天雷大怒罵說道番狗奴焉敢把言話戲我舉起那一根神見哭的任君鏜劈面打將去把個咬海干打得東倒西歪安身不住番陣上慌了左邊閃出一個哈剌密来高叫道南朝好土地怎麽走到我們西番来也右邊又閃出一個哈剌婆来高叫道南朝好土地怎麽走到我們西番来也金天雷也不言語只是一任雪片的鏜將去三個番將儘力相迎哈剌婆一時支架不住頂陽骨上喫了一鏜即時間远却了残生命哈剌密看見不好風頭抽身便走番梁心裏喫了一鏜

郎時間送却了命殘生。咬海干也撥馬便走。金天雷趕下陣去。咬海干紐轉身子，一個飛抓，那飛抓撞遇着任君鏜，打得個鉄查子，滿天散作雪花飛。咬海干連忙的一枝紫金標，一鏢一枝兩段。咬海干連忙的又是一枝紫金標，一鏢一枝兩段。咬海干連忙的又是一枝紫金標，一鏢一枝兩段。咬海干看見一連折了三枝紫金標，沒命的望下而跑。金天雷得了全勝。一任他去，動馬而回。正是眼觀旌捷起，耳聽好消息。唐狀元馬遊擊却又趕殺他一陣，各自收兵而回。見了元帥，紀功受賞。元帥大喜。天師道：「貧道之言可驗麽？」元帥道：「真驗如神，但不知天師何以能此神驗？」天師道：「豈有他能，揆之一理而已。」元帥道：「怎麽一理？」天師道：「金都督膂力絕倫，他的兵器有一百五十斤多重。又且他行兵之時，不拘部曲，不繫刀斗，令人接應不及，雖欲取勝，道無繇也。」元帥道：「似此取勝，可以長

驅天師道。一將之力有餘。吾嘗聞智不開力，則不敢許。元帥道，天師洛言。道猶未了。藍旗官報道，蛟海千領了無限的海鰍船，順風而下。聲聲討戰。老爺道，既如此，即時傳令，即時傳令水軍大都督，干元六都督即時傳令四哨，四哨即時會議請計。都督道，且移出水寨，看他是個甚麼陣勢。四哨得令，即時把個水寨另移一灣。以便。少時，只見蛟海千領了一班小船，飛上飛下，以示其威。于都看了。說道，破此何難。即時傳下將令，每哨點齊一百名弓弩手，伺候如遇賊船冲激，許各哨總兵官督率齊射。不得令，不許擅放火銃鳥銃火箭之類。張栢道，殺此小賊，正宜乘風縱火，都督反禁止之。此何高見。黃全彥說道，都督一定有個妙用，我和你何必多疑。道猶未了。正東上一陣海鰍船，一湧而來，正冲着我們後哨。後哨上吳成督率一百名弓弩手，一齊箭响。那海鰍船攩抵不住，反一

棄甲曳兵勝事頓隨天地改



咬海干敗陣而走

捫心喪氣空山長傍古今愁



湧而去。只見正南上又是一班海鰍船。一湧而來。正冲着我們左哨。左哨黄全彦督率一百名弓弩手。一齊箭响。那海鰍船。攩抵不住。反一湧而去。正北上又是一班海鰍船。一湧而来。正冲着右哨。右哨許以誠督率一百名弓弩手。一齊箭响。那海鰍船攩抵不住。反一湧而去。正西上一班海鰍船。一湧而来。正冲着我們前哨。前哨張柏看見是個咬海干站在船上。他心裏想道。連日我們諸將。雖然得勝。却不曾拿住得咬海干。待我今日拿了他。却不搶他一個頭功。高叫道。来將何人。早通名姓。咬海干說道。厮殺了這兩三日。你還不認得俺是個入海擒龍咬海干。張柏道。你就是個咬海干了。咬海干道。俺就是。你是何人。張柏道。我乃佷牙棒張柏的便是。咬海干道。你的棒只好在崖上去使。怎麽也到水面上來歪事纏。張柏道。番狗奴。你敢欺我不會射麽。咬海干道。口說無憑。做出

来便見張柏道我射一個你看着咬海干道你射来張柏拈弓搭箭緊照着番將的面門撲鬏的一箭去對番官袍袖一展早已接了一枝張柏又是一箭番官又接了一枝張柏心裏想道這番奴一連接了我兩枝箭今番還他一個辣手他纔曉得又是撲鬏的一响去番官只說又是照舊的腔兒還把個袍袖一展那曉得袍袖兒裏止展得一枝早有一枝中在他的額𩑶上其餘的中在牛皮盔上中在牛皮甲上不曾傷人的還不筭數這一射上得個咬海干忍疼不過撇番在船艙裏面滚上滚下衆番兵嚇慌了放開船望小河裏只是一跑原来狼牙棒張柏有張神弩一發十矢齊中故此咬海干喫了這一虧干都督鑼响收兵元帥大喜紀功受賞元帥道番將雖然受此一虧禍根還在將何計以挽之干都道海鰍船一節只在明日末將有一計可以破得他的但番將之擒

與否。末將不敢擔當。元帥道。破了海鰍。也是一着。于都督轉到水寨裏面。叫過五十名夏得海來。分付他如此。如此。又申一角公文到中軍帳上。關會如此。如此。備辦已畢。只等賊來動手。那曉得一等就等了三日。不曾看見個賊面。于都心裏想道。敢是張狼牙射死了也。去問天師。天師道。不曾死。于都道。怎見得不曾死。天師道。賊星未滅。于都知道天師不是打誑話的。愈加收拾。只見三日之外。擂鼓搖旗。殺聲動地。傳報官報道。咬海干領了一班海鰍。又來討戰。于都道。果真不死。即時傳令四哨。各哨齊備火銃火砲及鳥銃之類。如遇竹筒响。後許一齊放去。各哨仍備佛狼機。頂大者各五架。如遇喇叭响。後許一齊放去。傳令已畢。只見那些海鰍。蹈擊湧而來。左衝右突。前殺後攻。也不分個東西南北。也不認個前後左右。混殺做一駄兒。雖有些火銃火箭之類。被他們的藤牌團牌遮

架得周ㄑ密ㄑ。又且我船高大。急忙的還不得上来。千都貼在中
罩臺上。看見他銳氣少挫。人心不齊。一聲竹筒响。四哨上火銃。火
砲。鳥銃。飛鏢。雨點的過去。那些小的海鰍。怎麽上得這個大席面。
只得搶轉蓬来。退後而走。及至海鰍轉得身来。一聲喇叭响。四哨
上佛狼机。一片打將去。打得那個右點心望外奔。就是獅子滚繡
毬。你教那些小的海鰍。怎麽禁當得起。只得望着小河裏面捨死
而跑。進港未及一里遠近。兩邊崖上鼓聲震天。賊殺動地。咬海干
起頭看来。只見南岸上勒馬揚鞭是個唐狀元。高叫道。番狗奴那
裏走。早ㄑ投降。敢說半個不字。我教你喫我一鎗。只見北岸上勒
馬揚鞭。是個馬遊擊。高叫道。番狗奴那裏走。早ㄑ投降。敢說半個
不字。我教你喫我一刀。咬海干慌了。心裏想道。我今日出口去不
得。退後歸不得。做了個羝羊觸藩。兩無所據。只得且住着在這一

段小河兒看他怎麽来。再作道理。想猶未了。只聽得一聲砲响連天。這一段小河兒水。底下有無萬的雷公。水面上是一天的烟火。可憐這些海鰍船盡為灰燼。這一陣也不亞赤壁之慘。只是大小不同。于都督收兵回寨。元帥大喜。紀功散賞。四哨總兵官。併唐狀元馬遊擊。各々有差。元帥道。今日水底下怎麽有火。于都道是末將差下五十名夏得海。預先安在裏面。以砲响為號。夏得海再用火藥觸動其機。這叫做一念静中有動。元帥道。有此妙計。怎麽先一日不行。于都道。先一日不曾曉得他的路徑。還用火藥驚嚇了他。々反得以隄防于我。故此直至今日纔下手他。這叫做審其實。搗其虚。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元帥道。却又閗會于我要兩員大將。何也。于都道火藥盡頭在彼處。則用兩員大將。截其歸路。這叫做立之標。示之準。今其尺寸不喻。衆將官無不心服。都說道于都爺

曲盡水戰之妙。元帥道。今日海鰍船有多少號數哩。千戶都道。總只有二十隻船。每船上有二十五名水兵。元帥道。這五百名水兵。俱已火葬了。天師道。俱不曾死。元帥道。船已無餘。怎麼水兵不死。天師道。這五百名水軍。俱善能伏水。號為入海咬。他豈肯坐在船上受死。元帥道。番將存亡何如。天師道。番將愈加不在心上。元帥道。怎麼番將愈加不在心上。天師道。那番將的名叫做魚眼將軍。他本等是水裏的家數。元帥道。火從水底下上來。他怎麼下得水去。天師道。火性上、藥性直。雖自下而起。却燎上遺下。怎麼下不得水。道猶未了。只見國師到來。問說道。二位總兵在上。連日交兵。勝負若何。三寶老爺道。連日小捷。只有番將未擒。禍根還在。國師道。連日小勝。還不至緊。明日午時三刻。我們的大小寶船。俱該沉于海底。只這一句話兒。把個二位元帥。嚇得魂飛魄散。志餒氣消。衆將

官聽知此話。將欲不信。國師不是個打誑語的。將欲深信。一人之命。尚且關天。何況千萬人之命。況且還有朝廷的洪福齊天。豈有個隻輪不返之理。過了半會兒。老爺却問道。國師是何高見。國師道。是貧僧在千葉蓮臺之上打坐。却又有一陣信風所過。是貧僧不敢怠慢。擒住了他。從頭徹尾嗅他一嗅。只見這信風上當主我們寶船一夾。其夾自下而上。釘鐺之厄。老爺道。不知這一夾可有所解。國師道。今番信風也是憂中帶喜。禍有福根。道猶未了。只見夜不收都上元帥机密軍情事。元帥叫上帳來。問道。你們報甚麼事。夜不收說道。連日番將輪陣而回。哭訴番王。上上道。勝負兵家之常。我這裏不督過于你。只是自今以後。還要用心破敵。與寡人分憂。寡人自有重賞于你。番將道。臣有一計。禀過了我王。方纔施行。番王道。既有妙計。任你所行。番將道。小臣部下。原有五百名水

軍名字叫做入海交其性善能伏水可以七日七夜不死小臣一計責令他們各帶錐鑽一付伏于南船之下以牛角別八响為號一齊動手錐通了他的船其船一沉着底番王道妙哉妙哉好個破釜沉船之計快行就是因此上這兩日咬海干不來討戰專一在牛皮帳裏責令各軍錐鑽有此一段軍情故此特來飛報老爺道他錐鑽在幾時完得夜不收道只在一二日之間老爺道原来那些水軍果然不曾燒死夜不道這些人平素以漁為業以水為生他前日遭船失火他們都躲在泥裏一直火過了却纔起来老爺道番將咬海干何如夜不收道別人到還是個泥鰍他就是個猪婆龍兒只在泥裏面討飯喫老爺道似此說来寶船一災果中了風信王爺道國師之言夫豈偶然老爺道當此災厄何以解之馬公道来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風信是國師說的寶船一災也

在國師身上。國師道。阿彌陀佛。貧僧有些不好處得。老爺道。怎麽不好處得。國師道。下不得無情手。解不得眼前危。下得無情手來。又不像我出家人幹的勾當。故此不好處得。老爺道。敵加于己。不得已而應之。非我們立心要害人也。國師道。豈不聞火燒藤甲軍。諸葛武侯自知促壽。老爺道。今日之事。上為朝廷出力。下救千百萬生靈。正是無量功德。怎麽說個不好處得的話。國師道。阿彌陀佛。殺人的事。到底不是我出家人幹的。馬公道。此計莫非在天師身上。罷天師道。貧道亦無奇計。不敢違悮軍情。王尚書道。學生有一愚見。不知列位何如。老爺道。王老先兒一定有個高見。快請見教。王爺道。可將我們帶來的鉄匠。揀選三百名來。學生有個處置。不知用這個鉄匠是個甚麽處置。且聽下回分解。

七卷終